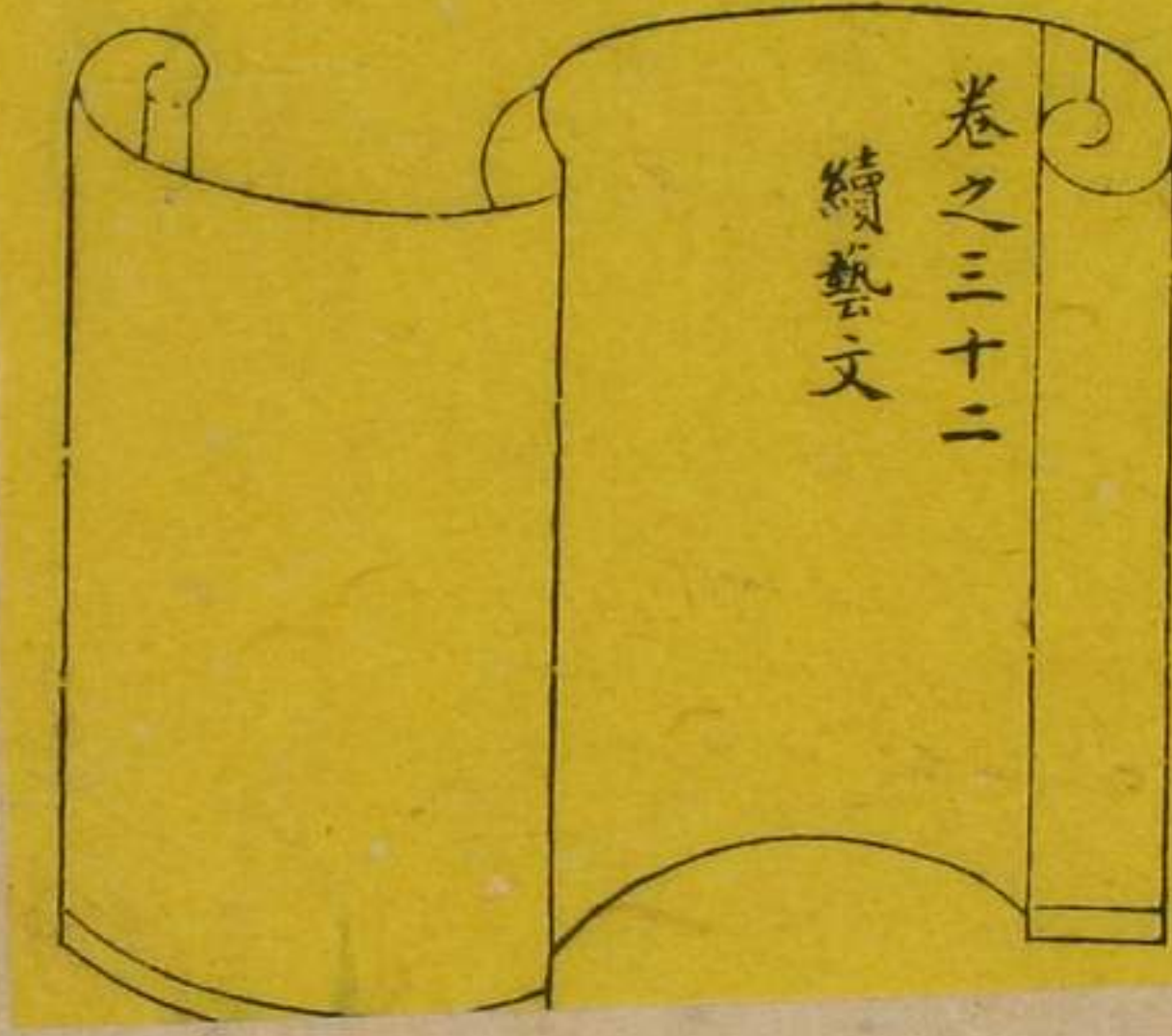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二
續藝文

ル 5
3269
19



ル 5
3260
19

昭和十七年
十月八日
購求

善化縣志卷之三十一

續藝文

舊志藝文分列傳書序記策論說辨碑引賦詩各體仍其舊而略汰其繁續纂藝文首列大府記序次則補輯邑先輩及近集中有關學術治術家政者擇要彙紀不分體例而刻鏤風雲之作不與焉舊錄多資考據續採多資裨益詩篇亦有補錄俱以文存獻意也志續藝文

重修賈太傅祠並建義學記

巡撫左輔杏莊

賈太傅誼故宅在今善化縣治西北濯錦坊側有太傅所鑿井後人卽其宅爲祠像祀太傅太傅被讒赴湘投書弔屈原以爲懷忠不遇略與屈同太史公合而傳之故又並祀屈因呼爲屈賈祠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及我

朝一統志紀載甚著太傅論說及著於事者班史較詳其生平論定互見於劉向戴叔倫劉長卿蘇軾李東陽諸公詞贊論記經世學問古今罕疇蓋漢儒第一人也惜志未竟終傅梁王憂傷而死天下後世咸思慕之况長沙爲太傅所居之地宅耶歲庚辰秋余蒞湘南詣祠祇謁守祠僧人貪漁市息於宅前餘地增列廬舍阻隘神道又參供神佛諸龕餘房囤積

商貨招隱流寓庭除蕪穢丹漆剝規制大湣囂雜不肅慨焉嘆之考祠建於明成化元年著於祀典後漸湮廢

國朝康熙乾隆間兩經修葺康熙四十年太傅後裔有名仲儒者來倅長沙置香火田九石有奇嘉慶二十二年前方伯翁元圻復出廉二百五十兩生息供春秋祭其贏息皆爲守僧乾沒無有問焉乃亟查勘田畝屏逐住僧毀廬擴基遷龕他寺以復規制並籌款興修屬乾州丞翟君聲煥永州丞王君立名董其役建高門繚曲廊覆井亭衛欄楯餘則掃除繕完而聖飾之巍然煥然瞻仰起肅復屬理問瞿君中溶條畫經費籌其出納計歲入田租銀百四十兩祠後地租銀四十兩又生息銀四十五兩計除春秋祭祀及香火役食並完額糧

外頗有餘息而祠中齋室寬然因念太傅大儒爲王師傅靈爽式憑淵源可接於建學爲宜乃籌設義學二所每所課童子十人酌修脯延館師復以其盈餘積存藩庫以備歲時補葺計當且周經始於嘉慶二十五年仲冬越三月而事備夫義學多童蒙易日蒙以養正聖功也江淮之水出於涓流聖賢之學基於蒙始誰謂蒙可忽乎天之生材不限門第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貧賤子弟豈少殊尤恆迫饑寒束脩難具幼不知學長淪賤工淹棄者不知凡幾矣今我

朝作人興化樂育無方卽方隅里巷之子豈可憇棄聚而教之標其穎異而遞升諸大學卽不敏者亦習知義理不爲匪慝善俗興教大有賴焉且太傅有云道之教訓故孩提有識則

予於祠立學揆諸太傅之意當亦有同心歟

重修李中丞祠堂記

巡撫左輔杏莊

前中丞李瀛仙先生以康熙五十五年巡撫湖南借帑發賑出穀平糶釐奸剔蠹吏治肅然其尤彰彰者則鄉試分闈一事湖廣鄉試舊係合闈湖南學額與湖北等而赴試者不及湖北十之三中式者準此蓋以險隔洞庭屢遭覆溺功名之念不敵性命之虞故三年大比裹足不前者十常八九先是趙中丞申喬潘中丞宗洛疏請分闈俱爲部議所格而先生復踵其後三疏籲懇并捐俸創建貢院仍格於部議不果行迨雍正元年欽奉

俞旨於甲辰科舉湖南鄉試湖南士子永沐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聖恩科名蔚起皆先生屢疏入告剴切陳詞之力也先生以勞瘁卒於官士紳請入祀賢良祠與前巡撫趙恭毅公申喬合祠復建恭毅及先生專祠於城北歲久祠爲營卒所踞榱桷傾圮享祀弗虔庚辰秋余叨撫是邦恭詣各壇廟爲士民祈福見湘中廟祀類多廢弛乃次第新漢賈太傅及恭毅二祠復敬奠一觴於先生祠下懷遺愛之永垂懼薦馨之弗稱爰飭長沙謝令希憫勘丈祠基籌項修葺新化李令之梓先生後裔也捐銀二百兩與通省守令公捐恭毅及先生祠經費發商生息又丈出祠外鋪地若干所取其賃租交布政司理問歲會所入爲春秋祭及香火歲修之用是役董工屬之翟丞聲煥楹柱朽蠹者易之丹漆剝脫者新之瞻仰輪奐頓復舊

觀而先生之崇祀日新全省之士風益振矣湖南貢院原建號舍七千有奇乾隆十一年楊中丞錫紱以號舍湫隘拓而大之僅存五千嘉慶三年姜中丞晟二十三年翁方伯元圻以應試人數過多兩次增建各以千計合之仍符七千之數夫以未分闈不及湖北十之三者今且增至數倍非湖南人才昔絀而今優也文風積而日興端賴後賢之培養士氣剝而必復實由前哲之轉移則先生廟食此邦宜其爲百世不泯之祀而後人之崇德報功潔蠲致敬以培一方文教以永千秋祀典孰有急於是舉者哉故於修葺告成謹記歲月以勅諸石

馮根公集序

巡撫 吳榮光 荷屋

明季蔡忠烈公道憲死長沙之難郡中舉人馮根公一第同時被害附祀忠烈祠溯而上之宋末有潭州守李忠節公芾盡節於熊湘閣郡人尹穀楊震繼之是以宋明二史以穀等附忠節傳以根公附忠烈傳當忠烈守危城時常夢忠節過訪及死卽祀於熊湘閣故址說者謂忠節忠烈爲前後身而根公卽穀等後身豈以就義之烈正相等耶穀等之死距今五百餘年其行事已不能詳考根公則有卻聘之書自弔之文代古之詩及賁閣吟譜諸作猶得於兵燹散佚之餘拾其煨燼以傳於世讀詠古詩而知其趨向讀贈答詩而知其交遊讀紀事詩而知其畱心於時務讀自弔及卻聘諸文而知其早辦一死絕無低徊顧忌之心其生平著作尙有史發等

書惜不能盡傳然其所傳者已可窺豹一斑嘗鼎一臠謂之根公全集可也卽謂之忠節忠烈及尹楊二子之英魂毅魄合爲一集亦無不可也忠烈之集近日鄧訓導顯鶴已重刊矣而是集復出可以驗武城之得人可以證田橫之感士是卽磁鍼珀芥氣類相感之故也是爲序

嶽麓書院石壁禹碑記

明邑人熊元性

夏禹治水成績載於書可覩見矣衡嶽岫嶺山舊有神禹碑唐昌黎韓子形於詩宋嘉定壬申賢良何子一訪獲覩焉摹刻嶽麓書院後巨石蘊暉零露幾四百年至明嘉靖癸巳乃時出焉郡守疊峯潘子摹寄宮諭龍湖張子評石鼓未敢專奇郡志適成體篆梓行始獲共覩虞夏之書矣仲冬宇自松

江歸耕麓野間覽六藝得宋張光叔遊宦紀聞載子一摹刻
年代序略傳示同好奇欲附鐫乃紀焉正有待也追我郡守
彭山李子師廣九京帥從一正載瞻侍御思齊朱子心一道
同乃獲聞至教焉二先生微文經世殆有相得敘疇昔之心
誠乎夫文必阜安民物敦植綱常經緯天地斯爲至矣大禹
行水無事三過不入誠以救民爲心而豈徒文哉孔子亟稱
大禹吾無閒然謂公正純直與天地同流固不肯鑿私智務
驩虞又安忍厚自奉而或薄人也水土旣平民居又安稷播
百穀契敷五教伯夷后夔禮治樂和放勳重華巍巍蕩蕩仁
普萬物而不知功載萬世而愈烈禹之心誠而已矣猶自孜
孜不自足昌言滋集豐碑獨存非禹之誠爲之乎篆畫不樞

見世多博雅漸有參定尙幸來者默識同道經世之志推達
神禹安民之謨懋昭文明之化期使天下萬世頌我帝德如
天如堯巡狩禮成奎章炳煥靈符協氣宛在唐虞可與龍圖
龜書並照日月永正乾坤庶爲斯文之至哉子一名致光叔
名世南碑刻序略列書左方真近道林經正閣廣至教開來
學云

嶽麓山水記

邑人吳道行見可

衡山之峯七十有二綿邈幾七百餘里迄長沙湘江之西而
盡則嶽麓也峭壁擎空聯岫疊嶂可數十里許東面豫章瀏
醴諸峯縹緲天際北漾洞庭湘水澄徹如匹練峯西東廣約
五丈南北倍之怪石奇偉懸絕磴一片如屏禹碑刻其上碑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右一坎爲神禹拖船埠泮水懷山襄陵其信然哉折而南兩
峯環抱中函彝隅幽清而衍泉聲淙淙瀑布落風雩亭則嶽
麓寺峯也又折而南倏伏倏起土不勝石而石骨蒼秀色古
舊隨拔一峯如伏釜覆鐘碧樹千章綠光隱隱浮動若懸崖
石砥凌虛嵌空則雲麓宮峯也峯降若干級江流環帶中拓
一坪如掌再折而東盤旋逶迤特據江邊大天馬山也折而
北爲抱黃洞崇貞觀諸山修坂疊巘幽渺宏曠又折而北羣
峭駢連面面南顧以趨於東道林桃源小天馬山也再折而
北崔巍樹石糾竊蒙茸爲官星山人字山嵒嶙平行駁霞騰
霧爲玉屏山是又茲山衣履之所覆護焉其他圭峯雲母澗
潭隸左臂金牛金盤旗鼓斬江隸右臂總以成嶽麓勝概而

爲星沙一大觀也登山之逕匪一自郡城從上渡過漁村三
里登岸從下渡過橘州歷禹蹟蹊五里登岸從古渡半里達
中洲僅一帶水登岸宋朱張講學胥由此代有浮橋而今廢
矣一岸濱江約四里爲古柳堤中有石坊曰嶽麓書院宋眞
宗賜額也岸內有湘西書院舊址進而爲梅隄爲詠歸橋爲
濯清池約三里抵書院入靜一堂登尊經閣朱晦菴所書忠
孝廉節四大字齋館號舍若干楹閣下有堂翼然祀六君子
石壁鐫紫陽遺蹟近北爲流觴曲水亭百泉軒源自白鶴泉
歷蘭澗瀉來轉入洗心濯纓池一綫清流分沙漏石昔人所
謂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旱潦不異者非耶右有宣聖殿
承以崇臺盤以文石虬柱雲棖華梁藻井令人有宮牆數仞

思攀杉百本幹不甚巨葉鬚鬚如覆髮晉陶士行所植以壯菴居者菴近藏書閣舊址久就蕪沒其他古柏蒼松修篁巨檜菁茂離披卽蔚藍光碧之境甯晉過之左爲山齋舊址殿後高阜百級上有四箴亭又上卽朱張講學處也今古名人碑刻列焉稍進故孫太守建亭於赫曦臺山下而今以祠道鄉先生矣降而蒼筤谷舊鍾仙巢吹香亭宋理宗筆也趨而上有崇真觀晉鄧郁修鍊處也久與萬壽宮射蛟臺俱屬榛莽隨捫蘿附篠以登僅抱黃洞在焉尋循小徑轉磴道蜿蜒峻絕不可步每以一足蹠蹕行左右皆萬仞之谿無可倚厯千餘級登中庸亭憩焉自是愈高愈險每以肘代踵更厯千餘級憩高明亭古赫曦臺基也再轉數百級達禹碑亭於時

色相斐蕤神彩煥發嶽麓之奇當無最此已從禹碑由故道翼而北至靈星門覓雨花諭苗兩臺基北海碑峙山麓旁有米元章數字碑經千餘年曾不少泐豈三絕神奇應亦有山靈呵護耶由此渡清風橋望蘭澗石瀨水石相駁激如花如雪泝碕有聲登清風峽風雩亭道鄉臺雪觀諸古蹟恍在虹光嵐黛間轉入嶽麓寺不數武經觀音閣視白鶴泉一綫石隙中瀼瀼出甘冽異諸水循僻岳數百級上講經臺宮殿壯麗甚殿後依巖建靜院修廊廊外綠峯岳泉互相照耀僧人剝竹從岳畔取泉聲韻更悠諸如古峯修柯朱藤蔓絡幽閒蕭森當不讓三山五院返峽南趨皆奇石塊而伏者銳而昂者如獅如貉如魚鳥者幾經轉曲層累上雲麓峯絕頂昔金

道士禁足處也後治鐵爲瓦鑿石爲柱建宮祠元帝右五岳
帝祠附焉四面環繞多珍木茂樹輪囷扶蘇而南首琅玕近
千个倚欄憑眺谿谷田隰岡阜林泉江河波濤洲渚城郭室
居廬井俱在紫氣青煙中旣降有石飛巖外如伸螭首面平
如砥約二丈土人豎石爲柱爲欄覆其上拜衡嶽石下空深
近數丈矚之毛髮皆豎百千簇竹樹自下迸起勁挺凌霄姿
態百出又轉一奇觀已從石趨南降百十級山自峯頂纍疊
下圍垣高護其中土石文緻控昭霞而襟湘水其野秀更異
他山自山左漸趨漸下過詠歸橋越桃園至道林坪古有道
林精舍四絕堂石浴池道林寺又別有天地也四面高山環
合異石懸巖若舞獸翔禽雲霞映罨五色氤氳澗流山泉飄

風激滄漉石鉉鏗可當一部鼓吹遠望樵夫牧豎隱躍如畫
圖中人對面三洲水陸寺屹然江心爲麓山開捍漁舫巨艦
繚繞上下水光煙波呈巧獻奇有是哉嶽麓之勝甲湖南而
光今古也然而嶽麓之傳自書院其重以朱張况乎禹碑蚪
蚪千秋欣慕遞漢晉唐宋以迄於今帝子名賢禪宗羽客風
韻如新夫豈非山川奇異足暢襟期而開清曠之致耶

禹碑考

邑人黃友召 雨棠

案夏禹登衡嶽得金簡玉書其說見於漢人所著吳越春秋
後酈道元水經注羅含湘中記盛宏之荊州記徐霽期南嶽
記各有紀載則衡山之有禹碑由來舊矣唐韓昌黎詩有岫
嶠山尖神禹碑道人獨上偶見之等語劉夢得寄呂衡州詩

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夫韓曰偶見劉曰傳聞皆未經諸
目擊切指其碑之所在又何能摹搨其文以傳於世乎陳田
夫南嶽總勝集謂其碑高四千一十丈如其說則雖欲摹搨
之而阻於勢之所不能故宋歐陽修趙明誠鄭樵薛尚功王
侏輩搜輯金石皆未嘗采錄其文至張季文始言嘉定壬申
何致遊南嶽詢之樵人謂曾見石壁中有數十字致俾之前
導攀蘿捫葛至碑所讀之摹其文湊合成本王象之輿地紀
勝亦云禹碑在岫嶠峯有蜀士因樵夫引至其地以紙搨其
碑至是禹碑始有拓本夫季文與象之皆南宋時人也張云
刻其文於嶽麓書院王云刻於夔門觀中則地之遠近各殊
也張云得古篆五十餘字王云其碑七十二字則字之多寡

互異也自宋迄明之嘉靖癸巳凡四百餘年矣始有長沙太
守潘鑑得宋刻於榛莽之中摹搨之經湛若水賞鑿作神禹
碑敘文言之鑿鑿於是靖陽沈鑑作爲釋文楊用修亦爲之
注且作長歌鋪張揚厲碑之文乃大著而沈鑑謂始得是碑
夜夢神禹授以古瓶上有篆文與碑字相類用修亦云夢一
魚首黃衣人爲之指示昌黎云古書得所依據始可讀此碑
字理奇怪無義理可尋不知二家何所依據而確知爲某字
某字至不得已而託之鬼神夢寐母乃英雄欺人乎沈鑑楊
用修外復有郎瑛楊時喬兩家注釋各有異同用修與沈異
者十一字郎與沈異者二十二字至時喬所釋同者纔十六
字耳且以第三四五句作三字一讀音義俱別故顧亭林輩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皆訾以爲僞似非無識倘亦如朱晦翁作韓文考異謂昌黎之詩爲傳聞之誤乎夫碑則何僞之有河可以出圖洛可以出書金簡玉書未必非事所應有但其字於古旣無傳文後人斷難臆測蓋唐虞時去古結繩未遠周禮所載三皇五帝之書其形制已不可考况蝌蚪降而籀篆籀篆降而隸楷欲於數千年之後辨別數千年以前摧殘剝落之字與其附會穿鑿以求必合適以亂其本真何如闕而不詳以俟後之達者乎湛若水云宇宙閒神物天寶而地藏之斯言得之矣

省志訂譌記

邑人 李文昭 朗軒

予承乏志局分修長沙乃取縣志府志及一統志而參酌之然返之於心而有未安者因作訂譌記蓋有隆重勢位於崇

高者則詳之而側陋者略焉是貴貴之書也專於貴貴則不平有篤愛家鄉強以族婣里黨之庸材而文飾之與英賢等是親親之書也局於親親則不公有奇節偉行而訾其過激者是善善之未宏也善善匪長則傷仁有含垢納汙而美其包荒者是惡惡之未切也惡惡過短則傷義至若惑異端者則搜仙佛之秘怪溺辭章者則哀藝文之浮誇是皆不足以垂訓也曷不以春秋綱目折其衷乎宰周公之會則尊之王人以下不詳焉貴貴之義如是而已匪是則縉紳焉耳孔父之節則錄之正考父以下無聞焉親親之義如是而已矣匪是則家譜焉耳荀息之忠子野之孝宋伯姬之節皆大書焉蓋賢智之過猶愈於愚不肖之不及也文姜之孫仲遂行父

之聘意如荀躒之會皆特書焉蓋尊親雖所當諱而三綱五
典不可以淪也且夫同泰之捨身上清之致祀皆存之以示
誠則仙佛之學夫豈周孔之名教乎太元之擬經永州之作
記皆刪之以明蕪則辭章之技豈詩書之遺則乎不去此數
弊志雖工弗善也噫前民之得吾之師前民之失吾之鑑烏
可苟焉已哉

喪論

李文昭

物莫不悲其類而況於一本者乎故聖人重喪夫喪有大本
焉有大經焉惻怛之實疾痛之情大本也節文之具度數之
詳大經也蓋人之既死體魄則降志氣在上爲之衣衾以周
於身焉爲之棺槨以周於斂焉爲之宅兆以周於柩焉而所

以藏其體魄者備矣始死而奠無時猶然養生也既殯而賓
之於是乎有朝夕之奠既虞而神之於是乎有朔望之奠而
所以萃其志氣者詳矣君子因之稱情以立文焉始而徒跣
袒括殯而衰杖期而練服再期而素服此衣服之節也始而
不食殯而飭粥卒哭而疏水期而菜果再期而醴腊此飲食
之節也始而苫塊虞而席木不入中門再期而後復寢此居
處之節也顧自漢文短喪以後雖以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
宋孝宗之毅然復古而終不能盡變夫天下之俗於是舍先
王之制用浮屠之法其居喪者自素服而外漠然無以異於
平日甚或與宴樂主嫁娶而不以爲非不亦悲乎至若旁親
外姻之喪各有差等民之所以羣居而和壹者恃有此也而

世之君子當其少也則以親在而嫌疑之及其老也又以年衰而畏忌之獨不思父黨母黨之喪爲人子者多從親之服然則定省之間何嫌乎以凶服侍其親也七十猶衰麻爲喪八十而后齊衰之事弗及焉且死生常理雖畏忌之而將何所逃乎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猶且罪之而况乎有服之親而可概置之邪卽行弔於人亦當有制食未嘗飽哭則不歌羔裘元冠不以弔聖人之懿行也儻主人而有酒肉之設當力辭之或尊長在坐亦必少嘗而速起焉無使陷於醉飽之失也弔服與冠皆當以木棉爲之不可費主人之布帛若贊禮題主概用公服其失非小而舉世安之敦厚好古之君子當必有一洗其陋者矣

祭論

李文炤

先哲有言祭祀之報本於人心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自佛老之教盛行或妖神怪像設之於寢室或誦經供佛行之於戶庭而祀先之禮概乎滅裂矣幸而有宋大儒修明典制雖不盡協乎先王之舊而禮以義起正百世之所當遵也朔望俗節之奠以薦新也冠昏爵命之告則當因時祭而行之高曾祖考之祭凡同服之親四時擇日會於小宗祠堂之內用丁具犧牲而獻之其旁親無後之神主各以班而列焉然後同高祖之支庶別擇日而祀其三代之私親同曾祖之支庶別擇日而祀其二代之私親同祖之支庶別擇日而祀其父母庶乎不渙而不紊耳始祖先祖之祭凡同族之親每歲擇

日會於大宗祠堂之內具犧牲而獻之但始祖之祀有似禘之嫌先祖之祀有似祫之嫌殆非士大夫之家所可僭不若但擇先人中之名臣修士倣聖人七世觀德之意而特奠之是亦干祫之遺意也墓祭則非古矣然先王聯墳墓之法已廢而後世風水之說又盛行則其勢不得不散置於各方凡夫陵遷谷變之慮盜葬侵址之虞皆不可以不備也於春露秋霜之際會族人而一展省焉固人情之所不容已也至若五祀之祭則亦有家之至切者戶者萬物之所畢出也故春祀之門者萬物之所畢入也故秋祀之養物者莫盛於火而竈其司也故夏祀之滋萬物者莫盛於水而其司也故冬祀之禮記作行亦通蓋古者井萬物莫不依地而附天中雷田之法溝即在塗下故也

則一家之土中而天氣之所由通也故季夏祀之夫君子之心無德不報是數者皆人所賴以生也而可愬然哉噫淫祠謬宇則羣然諂之以求福至於當敬之鬼神乃反忘之經不正而民不興可勝道哉

馮根公傳

邑人張九思 韋修

公姓馮氏諱一第字根公善化人中天啟丁卯鄉試高才博學崇禎癸未獻賊陷長沙大脇諸人士公知不免易姓名逃之上湘先是土人有害公者為賊耳目踪跡公脇之以出公始見賊以大義陳說不聽且曰第從我不者且殺汝公大罵叱曰我好人知綱常曉順逆從汝賊耶今日死固其所賊怒遂磔之初公嘗與友人郭幼隗讀書城南為司理江門蔡公

所知蔡公者晉江人以司理守長沙城陷被執不屈死者也
余考江門集有夜巡城望南皋燈火憶兩人詩又以知昔賢
作吏平時之汲汲畱意於得人也於後江門既死職而公亦
就義可謂相知也已 贊曰使馮公不遇難老死牖下亦安
知其勁氣所勃發如是土人之陷公乃適以成之也公有莊
距余居二里所先世之邱壟在焉余嘗過其墟慨然太息者
久之以謂福者庸人之所貪名者造物之所靳忠義之士受
禍愈慘名亦倍烈以爲是足以酬矣不然奚其澤之流乃若
是世有不務篤行之實而亟於名何哉

一貫忠恕解

張九思

純其心之謂一貫徹也之謂道也蓋是心之存無貳無息而

一則能貫徹乎斯道之動靜內外鉅細始終而靡所遺如不
一則心爲有閒而道因之不貫矣

講家以之字指事物不知
之卽道也言道而事與物

與之

曾子宏毅之論由此發之江漢秋陽之喻著夫此也唯

者承認之詞蓋自此存養省察之功有愈密而不可已者與
顏子請事斯語之意正同說者乃云頓悟卽一貫之旨虛元
矣且謂曾子平日有應用而無本體非也曾子得力正是忠
恕耳省身之勤自反之約見於所述者不一忠恕工夫做到
純熟地位便是一故語門人以此發之大指明矣夫子者自
然之忠恕一者也曾子得力於忠恕一之者也門人能用力
乎此則亦可由得力以幾自然而於所謂一貫者可默識矣
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說者乃謂曾子於此若有所難言

而姑以所謂忠恕者解門人之惑不知忠恕之與一貫工夫有生熟而道理無精麤惟工夫有生熟故聖賢告人言各有當惟道理初無精麤此其所以爲一也夫道一而已然人心不一則不足以貫道心之不一者私閒之也故忠恕字皆從心而勝私去閒之功也夫盡已之謂忠盡己之至則內不見己矣公物爲恕公物之至則外不見物矣物我胥忘而性體無閒所謂一以貫之者不在是歟曰曾子已知忠恕則夫子胡爲復以一告也曰惟其忠且恕也而或不能無不忠不恕閒乎其閒是則心之所以不一而道之所以不貫也此夫子期曾子以致一也

恆齋先生文集序

邑人 李芳華 實菴

經世之文六經尚矣由周迄漢咸稱旨左腐遷爲文字之宗然不過議論之透脫章法之縝密而已衡其義蘊駁雜支離要不若賈疏董策有經濟實用也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歐曾繼之如原道本論宜黃學記諸作言皆聖門餘緒文章於此可謂盛矣若迺詩賦則後世羣推屈宋李杜爲冠良以其忠君愛國憂時憫世之意居多爾然則文之爲文惟言有物者爲能傳之久遠否則爲君子所弗取吾兄元朗先生自總角以來志希往聖力溯道源思卽宣尼之門牆窺程朱之闢室沈酣六籍進退百家出其心裁彙爲傳註非但欲以文章名世也然卽其著述之餘或有時觸物感懷有時過都歷境有時瓊玖贈答凡其所以形諸筆墨者類皆抒寫志意闡揚

性道風雲月露之態未嘗犯其筆端豈非所謂根之實者葉自茂者耶歲月既久充物奚囊捐館之後嗣子伯成慮手澤久或散佚屬余選次付之剞劂烏乎琳瑯雖在馨欬莫聆披閱之下聲與淚俱迹其遺草文何不若韓碑詩何不如杜律若其辭賦又不知視屈宋爲何似大約長楊子虛未可以伯仲行也惜夫卦數甫週玉樓旋召雖魁楚鄉通仕籍而未獲身登朝右一吐胸中之蘊藉使得邀宣室之召對揚休命則說命卷阿庶有嗣響彼韓子所謂鳴國家之盛者將不在茲乎先生文集甚夥不能悉刻今梓其尤者質諸同志諒月日之評自有同然而先生之不朽卽此而亦在余豈阿所好哉

周禮折衷序

邑人黃澍淪 笠潭

天以自然之理理萬物而錯綜參伍成變化行鬼神經緯於無窮也禮者天理而已天所不及垂象示法按星經史天官書一切兵農刑政爵祿祭祀莫不有辰宿主之聖人恢張制度以治天下此周禮之所爲作也古往滔滔訓詁家執見相仇不有聖人惡知禮意世惟聖人折衷聖人耳孔子是也讀聖人書能以聖人之心折衷聖人書考亭是也何休輩囂然以陰謀屬六國意不過謂法密於古而已嗚呼天之所以理物何如者或疑此書爲公草創而未成是說亦非公久作家相肇造函夏未有不實見諸事而僅託之空文而林孝存且曰瀆亂不驗是與何休皆欲以黃老之術易天下曠暗能聾孺子識者比之鴉音聒耳况復有巨卿蘇綽荆公其人而瀆

善化縣志 卷之二十二
亂陰謀之禍次第作嗚呼是書可一日不折衷於聖人哉以
考工補冬官觀其獨詳車制或如殷輅以配四代之政云爾
周禮明晦繫大治亂余覽諸子百家文中子固子輿氏後升
堂士一言蔽之曰運用天理爛熟可謂能讀是書者矣是書
理之綱領也惜詮家恟恍王制又多不合卽五物九等明白
顯易若斯考楚薦剡書土田注與太原九地高下皆齟齬三
農之釋箋疏角抵安得盡如朱子諸傳以上中下爲斷九拜
之辨字義騎牆安得起古人而問之若歐陽氏若陳氏若胡
五峯則疑其官若蘇穎濱又吹其毛是莫不欲搏拊一鳴牢
不可破衡湘胡君毅川學問高朗教誨攸邑諸生成臻於道
精研此書題曰折衷知其滿腔天理無所天闕故發凡起例

俾此書渙然冰釋猶辰宿之麗天雖殘闕所在亦不異無名
小星自彌綸於五緯二十八經間其一切兵農刑政爵祿祭
祀之大天下萬世實利賴之可謂獨攬天德王道之全功不
在考亭下矣余時備員史局故得郵寄數言以弁於簡端云

靜軒銘

黃澍綸

聲臭未肇孰探其倪陰陽旣剖孰握其符非專非翕直闢焉
敷靜者動基是謂化樞木靜於根枝幹盤紆燭靜於膏光徹
坐隅山靜而峙泉靜斯輸人靜於心道飫神腴吁嗟人生百
歲須臾如草頭露如隙中駒撼之折之松柏將枯燬之礪之
金石亦渝保如嬰兒護比明珠靜力不深晚矣桑榆敢銘斯
語奉爲步趨匪爲卻病吾以至吾

遊泰山記

邑人唐 煥堯章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喻道也而躡屐而登亦復不易予登泰山者數矣今則簪組既謝風日正佳體便攀躋興涉超雋乃卻輿撰杖攜兒子仲冕及兩僕行出北郭遇一黃冠自勞山來鬚眉盡綠問之云崇禎七年生避亂入山今始出遊類有道者步趾如飛追之弗及余迺歷天門狝萬仙樓酌護駕泉觀七十二君輦道憩五大夫松與兒子論巡望封禪事且論且行至十八盤陡絕如應邵所記勃率蹣跚不能縱步然余行輒在兒子兩僕前經數盤輒小住以待度南天門探白雲洞遂陟太平頂凭養雲軒四顧曩豁羣山伏藏上與造化者遊而河海形勢瞭然在目一一指示仲冕使徧識焉道士

進青精飯日下春矣聞後石陽特幽奧卽謁丈人峯轉西天門下從北天門犖角入天空山世所稱元君得道處也怪石冷泉靈蹤詭異疑有虎豹守關緩鶴舞座菴荒徑僻凜乎不可久留乘月踏雲仍返穹巔至則夜分矣五更起上日觀立東天門觀日出回禮孔子巖尙早坐呼仲冕而告之曰汝登山汝亦知學山乎山之巖巖樹汝風骨山之邃邈安汝器宇山之廣博廓汝識量曉日初昇汝養平旦膚雲乍合汝作霖雨積之以自卑資之以深造毋躁汝氣毋墮汝志則至於山且至泰岱矣不然是大山之麓止而不能升也小子勉之歸塗紆道經石峪石坪夷曠泉瀑敷流石刻北齊分書金剛經字大如斗上有明人刻大學百九十六言仲冕素業古本大

學進而問曰大學節耶抑殘缺耶余慨然曰此宋儒所謂經也格致補傳與古本專責誠意者異夫物有軌範當知擴充誠意者格致之內功格致者誠意之實踐卽如余年六十有四一日之間登岱四十里往返後石陽亦三十里而筋力不憊者遊興暢洽故也誠意也周覽椒麓則格致也不甯惟是山亦有然其起伏向背者格致之情狀其扶輿清淑旁薄鬱積者誠意之端倪故曰不誠無物此小子所宜沈潛偶於登山焉發之因書之以爲記

圖書論

邑人 唐仲冕 陶山

六經奧論託之鄭夾漈其河圖洛書辨主劉牧之說以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凡四十五數爲河圖一六共宗二七爲朋三八成友四九同道五十相等凡五十五數爲洛書與舊說異與胡一中引王太古易說同至若天一地二至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見於繫辭天錫九疇見於洪範無可易也但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方自有水火木金土之分洛書以五奇數爲正四偶數爲隅初一日五行則每一數皆有五行之義自非分布河圖五位以五爲用其成數皆於生數加五如一加五爲六之類洛書九位而虛十藏十於對待之中如一與九相應合而爲十之類易則圖也以震兌坎離居四正而以艮巽坤乾居四隅艮爲十二支之丑寅巽爲辰巳坤爲未申乾爲戌亥皆有土土五數也範則書也以五福爲五行之應稽疑爲八政之應三德爲五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紀之應皇極居中無對而虛十與太極用四十有九而虛一
同一義也太皞以木德王木居東方故曰帝出乎震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四時之序故巽離以下以次順布夏后以水德
王水平而五行皆得所故一爲五行而修身立政授時以建
極各以類應要之洛書之五行卽河圖之五行圖分而書合
圖體而書用圖幽贊而書相協也易曰雷以動之範曰敬用
五事斯則聖人則之之心法也夫

天理人欲說

唐仲冕

樂記云滅天理而窮人欲理欲之說自此始然尚非對舉蓋
理有文理有條理實義修理疏理虛義孟子所謂理義則理
卽禮也從無以天理爲心性者理與不理對凡紊亂皆其反
面欲與惡對天理人欲對舉自宋儒始後乃以理氣對舉因
而有性理之稱至謂理在太極之前是道之外又有理焉且
謂微妙難名吾不知本何經也夫古之所謂理爲文理條理
皆主禮節而言自清談名理而理已虛渺後儒亦深其說易
啟人蔑視禮法之意故不可以不辨

學案後序

邑人唐鑑鏡海

道不變而學未嘗不變也學未嘗不變而道終未嘗變也千
古一孔子而已矣千古一顏子曾子而已矣千古一子思子
孟子而已矣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數聖人數賢人者
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人以之成其人天地不變此
數聖人數賢人不變也數聖人數賢人不變天地終古不變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也道不變也其閒學之變者有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所授
異詞所師承異詞典章制度各有所據名物象數各有所宗
自秦至漢至魏晉至唐以至於今變者數矣變之數而屢變
不一矣然乃道之外迹也道之末節也譬之天雲霧過而日
月之明星辰之燦自在也譬之地城郭移而山川之淑物產
之精自在也非道之真非道之本也彼之所謂學也非道學
也其關於道之本道之真者則不可以變孔子之於異端孟
子之於楊墨程子之於釋老朱子之於橫浦象山何如其嚴
也蓋恐其變而道乃終不至於變也然而天之生民也一治
一亂大抵閱數百年而變一見明之有陽明橫浦象山之流
也而其焰熾於橫浦象山以朱子爲洪水猛獸以孔子爲九

千鎰是竟欲變朱子之道而上及於孔子者也而及其後也
龍溪泰州山農海門諸人尊師說而益肆無所忌憚數十年
閒若偵若醉不知何者爲洛閩並不知何者爲洙泗恟恍迷
離任其心之所至而已而甚者遂至於犯法亂紀而不知顧
及人

國朝其流波餘燼尙未息也平湖陸子起而闢之而桐鄉太倉
儀封三先生先後其閒與陸子同夫而後天下之學者上之
則相與爲輔翼次之亦不失所持循卽一名一物之長一字
一句之是或以明詰訓或以徵博聞消其意見去其詆訾亦
何不可進於道哉而且正學日昌狂瀾自倒閒有二三言新
建者知之未真奉之亦苟隨聲附和如蚓吹蟬吟旣無所宗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主亦復何所提唱而後知平湖諸先生闢之之功歷百數十年而更著也道之不變夫復何疑雖然孔子遠矣顏子曾子遠矣子思子孟子遠矣程子朱子亦遠矣卽陸子亦不可復見矣學者回思故明正嘉而後學術大乖人心胥溺至有痛定思痛者則余輯是編而以心學附其後雖不免過慮之誚而亦無非仰承平湖陸子之遺意也夫道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人之所以生也非道則氣而已矣則質而已矣氣與質萬物共之者也人而可以物乎故非道不可以爲人知其不可爲人而學可得矣學以完其爲人亦完其道而已學以完其道亦完其所以爲人者於天地而已一有不可以對乎天地者則道自我變矣安得謂道必不變哉顧變者在人

而必不變者亦在人也人能持此道於必不變則可以與天地立矣然而自孔子以後又有幾人哉余因平湖諸先生而重念之未嘗不有望於天下之學者也此是編所由作也

謝 恩摺子

唐 鑑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前經特召前任太常寺卿唐鑑來京迭次召對嘉其品學兼優器識安定欲令畱京供職念該員年逾七旬力陳衰老若使勉強服官轉不足以示體恤唐鑑著加恩賞給二品銜仍回江南主講書院江南爲人文淵藪得老成碩學爲之教導俾後進有所矜式於士習民風當有裨益也欽此竊臣一介寒儒至愚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極陋祖父而下世受

國恩東觀紬書幸與清華之選西臺供職慚無獻納之誠

宣宗成皇帝御極之初臣以候補員外郎

特擢知府洊膺屏藩之任愧敷歷於廿年復蒙內召之

恩得趨陪於九列屬耄年之將及遂引病而乞身退居山林六載

於茲自維

兩朝豢養之恩無寸長之能報雖處萬里江湖之下實一飯而不

忘恭逢我

皇上龍飛初元荷

特詔之遙頒召微臣而入謁趨

朝累日沐

恩諭之從容待漏經旬瞻

天顏於咫尺雖還山之志篤猶戀

闕之情殷乃蒙

九重之渥眷給以二品之卿銜且復

褒品學之兼優

嘉器宇之安定江南爲人文之藪期有益於士習民風書院爲後

進之倡謬承

許爲老成碩學臣自顧何人膺此

旌獎半生之學曾未涉乎津涯一字之

褒豈僅榮於華袞感激之下惶悚彌深惟當惕厲自持黽皇不怠

本躬行以教士宣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續藝文

三

聖德以導民寸念冰淵常守

君父諄諄之訓

太平日月長作

唐虞皞皞之民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

重刻四書說約序

邑人 賀長齡 耦庚

古無所謂讀書講學也各事其事以卽乎心之所安而已皋陶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蓋其時無性命之說惟行事而得其心之所安斯謂之德故稱其德必指事以實之未有離事言心者也古者君卽爲師朝野一體其名則民也

其實皆弟子也而其所以爲教不過使之自力於農桑樹畜以遂其生孝友睦婣任卹以厚其俗故其時道一風同無文字之繁而奸僞不生無他歧之惑而心志自靜人人遊於道之中而忘乎其爲道猶魚之在水而忘乎其爲水也逮周之衰君失其道舉世貿貿焉莫知所從天懼斯道之遂泯而人將失其所以爲人也於是篤生孔子以爲人極而君師之統分矣何者君以政教者也事從政出君所職之政皆民所自力之事政統於一故異學無自而萌事麗於實故空言不得而託師以言教者也言從事出聖人不得已而有言皆人生一日不可缺之事然而身不任其事則言之而不能行政不於此出又無以禁人之異言自春秋時各家之說已不勝其

紛紛矣此世道一大升降也然自孔子刪定六經羣言盡息數千年來一遵吾夫子之教而莫之敢異者則以言必指夫事事必軌於道道必本夫天雖一時未之能行而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天意所畱以繫萬古之綱常者歷觀前世其一時政事風俗有合於吾夫子之所言則其國必興合之多則盛合之少則衰是以政教者在一時而以言教者在萬世也天不能常生堯舜文武而特生一孔子以明堯舜文武之道於萬世是堯舜文武常接踵於天下也讀書講學之功豈不遠且大哉四子書聖人之言之精者也實則人人心中之所欲言而人人不能言聖人言之而人人仍莫之喻蓋自有宋諸大儒講明以後陵夷迄於明世而學亦多歧矣於是忠節

鹿先生慨然興曰嗚呼是失其本心也離心言事則無體是刑名法術之流弊也離事言心則無用是清淨寂滅之餘毒也豈聖人立言之本意哉於是以書證心凡書中所言之事皆吾心中所有之理也以心證事凡心之所不安皆事之所不順也於是返而證之此心凡書中之所已言者循之而行則理得事順而於心無弗安也即凡書中之所未言者而借此事以例他事就一理以衡眾理順之則心安反是則未有能安焉者也而後知聖人之書乃天理民彝之記載字字句句無不可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無事之不體即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無物之不善即人人之心也溯厥由來印以見在即事即心即道約莫約於此矣而實無所不有取之

左右逢其源且若日見其新溥博淵泉而時出此聖門一貫之旨也質諸前後聖而無不合放之南北海而無不準此心同此理同也特藉先生一申之耳

真西山讀書記節鈔序

賀長齡

學以治性也性至正而明達其偏且暗者氣爲之耳氣動而性汨矣正路當前而或歧焉於是有流於一偏而不知返者矣理本易曉而或昧焉於是有日入於迷而不自覺者矣要皆不思故耳夫思所以盡心而知性也能思則心平心平則氣馴氣馴則理明理明則處之當雖以之酬酢萬變役使羣動不難也是故古之君子無事則誠之於思以養吾氣而非冥寂也冥寂則無爲所養矣遇事則慎用其思以持吾氣而

非強過也強過則有時不及持矣孟子言先立乎其大者而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然則致思於本原之地尤澄定心氣之要也哉余苦爲氣所役往往失其本性平時既乏存養臨事又鮮執持纔發輒悔旋復蹈之皆不思之過也心齋司馬以節鈔真西山讀書記見示所錄大抵主於治性意其爲學蓋反己澄思而不役於氣者喜其足以箴余病也既錄副藏之輒書其意以復心齋吁號爲學人而不能自治其性將何以治人今學已晚矣猶願與心齋共勉之

格物說

賀長齡

言格物者夥矣整菴羅子釋格爲通徹無閒似較朱子之訓至爲優蓋通其格之謂格猶治亂之謂亂澣污之謂污古人

訓詁之義然也而格物卽是知性鄭康成解有物有則之詩
訓物爲性蓋天之命於人者仁義禮智無一之不實故稱物
焉言其實有是物而非昭昭靈靈之可以虛託也孟子言萬
物皆備於我亦指性言故曰反身而誠又曰知其性則知天
矣蓋如是而知乃至也經云物格而後知至不知性而可云
知至乎聽訟章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本大學以釋格
物不知性而可云知本乎齊治平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又自
有本不知性而空言誠正將蹈於釋氏之寂滅矣身安得而
修乎欲明明德於天下蓋將使天下之人復其性也而不先
知性可乎大學中庸皆孔氏盡性之書中庸首句卽揭出天
命之性直貫通章未復歸宿於上天之載卽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之旨也大學一書包舉天德王道乃聖學之全功顧舍
知性而言窮理毋乃失其本歟中庸言至誠盡性極之參贊
位育誠以性者萬物之一源得一可以貫萬未有不知性而
能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夫心虛而性實實則有準虛則易差
沿及末流其徒遂猖狂恣肆大爲吾道之害若以格物爲知
性庸有是弊哉

常惺惺說

賀長齡

勞太史辛陔舊以常惺惺三字顏其齋及官翰林猶初志也
日余寓書太史述明儒提起便是天理放下便是人欲兩言
謂是常惺惺恰好注腳太史請余竟其說且曰活潑潑地是
天然妙對相反而實相成余曰仍是一串語耳夫心生道也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生生之謂易互古今塞天地生生而不已者孰爲之心爲之也是心也一室而周千里一息而貫萬年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曰堯舜其心至今在然偶一放失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或倒行逆施而不知覺形雖存而心則死矣是常惺惺者乃其所以活潑潑也太史又言今歲病後靜坐三十日氣雖不充而神志日益清明殆靜中所得力余謂心道流行靜亦未嘗不動惟一循乎天理則動亦靜也自周子揭主靜立極之旨直探聖學本原而朱子之詔學者每言略著提撕是亦常惺惺法詳味其意固恐強制爲害而不可汨於動又不可淪於靜惟略著提撕而馴致其道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周子之所謂神者將於是乎在夫非活潑潑之真境乎

而非常惺惺曷克臻此太史誠致謹於提起放下之間使吾此心惺惺不昧常有以爲萬事之主如明道所云存久自明者由是勿忘勿助何思何慮以反乎人生而靜之初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全體大用一以貫之竊意大學所謂知本所謂知之至者端不外此絕學不講久矣太史得無意乎

訓士文

邑人 賀熙齡 蔗農

使者視學此邦職在教士思欲有所造就成全上以備國家有用之才下以樹鄉里庶民之望惟是習俗易染或恐學者蹈常襲故溺於所聞重負

朝廷興賢育才及使者教導激勵至意爰條列大端與諸士共相遵守其各勵前修勉旃毋怠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一曰正心術萬事皆本於心心正則無不正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苟存心於利己於人必有所害究之利於人者未有利於己也害於人者亦未有不害於己也嘗見有俊逸之士筆吐珠璣胸藏荆棘彼或自工其掩著人已如見其肺肝卒至淪棄終身甚且身受奇禍徒貽父母之辱終爲小人之歸其惡可憾其愚亦可哀也至於拂意之來事所時有一朝之忿禍及宗親惟懷孔子之四未能而此身安有可寬之日懷孟子之三自反而天下無不可恕之人謙讓可以保身和平乃能養德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故爲多士首勗之

一曰端學術古人之學學所以爲人而已聖賢之千言萬語垂世立教者無非望人各正其性情各敦其倫理自學術不明乃以講業授經徒爲掇拾詞章弋取科第之具身心事業一概置之弗問口誦詩書心同闐闐談理義者笑爲道學守防檢者目爲迂拘文章適以佐其浮夸科第益以長其驕傲此非學之過也學而不知所以學之過也先儒有云不讀無益之書不作無益之文自經史而外如朱子之小學近思錄等書皆切近精實尤宜服習諸士讀聖賢書能逐字逐句向自己身心一一體貼必有如程子之讀論語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如呂伯恭之讀躬自厚章平生忿懣渙然冰釋者如許魯齋之讀小學奉之如神明者讀一書卽獲一書之益如此方爲真讀書方爲真讀書之人處則樹鄉黨之型

出則繫四海之望而况以其心得發之爲文理足則詞充積厚則流光卽以之取科第而無難矣多士其勗之哉
一曰正文體昔昌黎之論文也曰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又曰文無難易惟其是爾又曰其皆純也而後肆焉旨哉言乎况制藝代聖賢立言非研究精微則無以發揮道妙非躬行心得則不能昭合真詮

欽定四書文類皆根極理要原本經術體氣渾厚詞旨精深洵足會羣聖義蘊之精立百代文章之準矣後之學者或舍坦途而趨岐徑以穿插凌躡爲訣法以橫出主意爲新奇以堆垛塗飾爲典雅以空疏糾纏爲曲折閒有矯其弊者又流爲鹵莽滅裂先正典型大家風範漸不可覩嘗竊謂爲文不過理

氣法三者理則周程張朱之理也法則王唐歸瞿之法也氣則秦漢唐宋古文大家之氣也而又細審題脈自運心靈手具鑪錘吐棄糟粕如是以爲文自然揚之高華按之沈實榮世以此傳世亦以此無二道也無二致也至於策以覘人之根柢論以覘人之識見詩賦以驗人之性情要皆有理氣法三者存焉文章一道淺言之則爲藝深言之則聖賢傳授之精古今斯文之統皆於是乎寄諸士其無以小就自安也哉
張南軒先生文集序
賀熙齡

湘潭張生德林梓南軒先生文集成而問序於余余以前人敘之已詳辭弗爲張生請益堅迺爲之言曰先生之微言大義炳若日星固無待乎余言而人知讀先生之文者鮮讀先

生之文而能得其意以切體於身心者則尤鮮是亦不可以無言也先生之講學也主於涵養持敬其謀國也主於致君讐敵其居官也主於恤民練軍而其本則一以論語孟子爲歸孔門教人惟以仁仁者天地之心物之所以生人皆有之而未能盡者則有我之私汨之也至孟子復申之以義義至而仁乃可行而人之趨利而亡義者亦有我之私汨之也切切焉惟我之私欲是圖則一身之行詣可不顧而萬物之痾痛不相關於是天命爲之不畱而人與己扞格不能通矣今之學非有異於古之學也而其汲汲於詞章訓詁以趨鶩於科舉者惟欲榮華其身已耳非有天下國家之慮也其僥倖一得則亦惟官資崇庫祿廩厚薄是計如陸子靜之所歎焉

理義不足灌其心胸文章愈以滋其浮薄學術不明而民物益無所賴豈不重可歎哉先生屢以爲仁開示學者而尤兢兢於義利之辨詞旨懇到剖析無閒今取其書而沈潛反復如立嚴師之側而摘余之疵如膏梁芻豢之悅吾口也而如以馳騫駮雜之胸而讀先生之言則宜乎柄鑿之不相入矣又安能警醒奮發而探聖賢成已成物之旨哉

沅湘耆舊集序

賀熙齡

湘皋學博輯湖南詩爲二百卷既成以示余湘皋資產也先是與陶文毅公有資江耆舊集之刻文毅亦資產也既乃湘皋更推而廣之爲沅湘耆舊集湘皋之志亦文毅與湘皋相往來之志而未就者也湖湖南之水入洞庭者雖曰九江而

東則湘水爲宗西則沅水爲長舉沅湘而湖南之水盡之四方之人知有沅湘不知有資今文毅旣已輝煌

天聽渥邀

宸翰光耀宇內矣四方之人因資江以思沅湘其神往於澧蘭沅芷之間者當不知何如昔太史公南浮沅湘而其文疏宕多奇氣張燕公柳子厚入岳永而後文章悽惋激發得江山之助况乎生長其間涵泳於山川鍾毓之靈者哉顧前明至今五百年來湖湘之間名流著述不知凡幾而遐湖前徽風雅之道闕焉未彰豈其時沅湘蘭芷之芬鬱積而未發與抑亦修實者不求聞又乏表章之人而零落於故紙陳篋之不知收拾者多與其事鉅則任之者難文毅公盡一生之功名才

知一發其奇於山水之間湘皋盡垂老之精力一發其奇於文字之勝其功足與山水相敵而湘皋一官落拓宦橐蕭然搜剔零縑碎錦於數百年後荒江寂寞之濱其力爲尤難也吁此吾楚之詩所以歷數百年而未有表見於世與是集之成上自公卿下及閨壺方外多者百餘篇少者數韻可謂發幽鬱於千秋振楚騷之逸響矣至於才藝區分流品攸別則又因詩以考其人論其世觀其出處師友之故得其性情心術之微而於孝子忠臣高人逸士尤惓惓三致意焉回憶昔時寓居京邸與文毅篝鐙旅館每爲余誇資水之勝文毅旣善談山水而吾鄉之山水又適足動羈居旅客文人墨士之思於是溯洄於梅峒萸峽芳風藻川閒思一往讀其地之人

之詩以遇其人於山水之外今乃合沅湘數百年之孝子忠臣高人逸士於茲集中遇之又有非前日意料所及者序此以志吾楚之盛抑爲四方之士讀吾鄉耆舊集者幸也

城南書院志序

長沙 余正煥 星堂

石有時以泐金有時以寒而獨有亙古不可磨滅者紀載是也故事有見似不關緩急而實不可置爲後圖者今之城南志是也考城南之肇自有宋與嶽麓先後相等其隔江對峙各藉先賢之聲蹟以俱永然嶽麓自宋厯元明經兵燹者數矣而旋毀旋復至今一樹一木凡先賢手澤無不可指數及之城南則自紫巖先生扁額四字及妙高峯祠宇數椽而外曰舍曰堂曰軒曰樓曰亭曰榭曰湖曰谷俱渺茫不可復問

雖以前明吳翟諸君子屢議修建卒以阻於不能清復而止豈非缺於載筆故耶今

國家承平垂二百年

聖聖相承作育徧於四裔民氣烝烝敬典惟上所命而賢有司宣風布化又無不以牖民覺世爲兢兢而我南軒先生七百餘年之廢蹟始獲從荒煙蔓草閒豁然開朗於一旦雖規仿形容未必遂如當年之舊要以高山仰止深有契於蒙養麗澤之殷衷固不在勝景宜人空資吟眺也正煥幸承乏其閒始之終之若不稍次其顛末其何以副諸君子修復作興之盛心且何以俾自今以往有舉無廢也或曰書院則幸修復矣抑當日之所希蹤及與生徒相切劘者其條教當必有在今

第規規於增學舍廣課額抑末矣不知此特以志書院之源
流也至於端取舍謹步趨則鹿洞之規在人耳目固非城南
之所得私諒亦南軒之所莫易是在教者之主持學者之祈
嚮而已且出其途則遵其軌履其迹則思其憲將不恃此規
仿形容者又烏睹乎如或見之哉若夫旁搜博引潤色鋪張
則不敏實未遑焉後有作者其以此志爲粉本也可

城南書院賦

邑人 勞崇光 辛階

碧湘門之南有書院焉與惜陰而相連與嶽麓而相亞繞郭
春濃連齋日暇人傳百世儒宗地闢三湘學舍今日星垣故
迹共勵觀摩當年宋代遺風曾傳親炙物態凝眸而盎盎千
古靈區弦歌入聽以雍雍一方雅化原夫張南軒之建書院

也教隆學粹澤溥化純任守先待後之責勵牖民覺世之身
道統親承遙傳洙泗萍踪偶託小住湘濱遂教講席宏開樓
榭聳南城之域從此教思深被謳歌留南國之民廣聚羣賢
於焉安宅几列丹鉛樓排典籍垂帷共衍薪傳負郭無嫌地
僻擔簦敢辭千里士盡峩冠執經互矢千秋人傳道脈蓋書
院之廢興也無常而城南之名今古不易其景也則有草樹
回環山川縈束納湖供其溯洞高阜任其瞻矚訪舊基於月
榭危欄之影依然叩囊躅於雲亭隱几之吟可續舫名聽雨
閒垂軟漲三篙舟泛採菱緩度新歌一曲逸興遄飛遙情遍
觸然此第供夫遊觀而不係採風而問俗俯仰前型遐思往
訓不知者徒對景而神怡其知者將懷古而志奮軒開半畝

養蒙迪我聰明堂轟三椽麗澤成吾學問看江波嶽色瀟湘
之靈秀如新仰聖域賢關閩洛之淵源伊近勝地常畱微言
不滅濟濟英才踰踰俊傑偶到禁蛙池畔書聲不雜喧嘈如
遊白虎觀中經義咸勤論說所以地偏心遠扶筇任與徜徉
而境曠神清展卷自深怡悅况今者故址重修荒原廣墾士
樂輸將工勤捐畚鼓舞遍乎儒林誦讀萃乎藝苑飛甍連棟
邁昔年創建之模敬業樂羣課切己藏修之本稽六齋之鱗
次誠敬功嚴欽

列聖之鴻題性天旨遠此皆

聖天子心單乙夜

學惕寅階經術昌而涵濡大被

文教懋而作育無乖溥

風聲而徧訖合遐邇而孔皆生其間者親瞻

宸翰涵泳

聖涯敢不矢乾乾於斗室懷兀兀於高齋也哉

重農抑末去奢崇儉劄子

邑人黃炎上珍

爲重農抑末去奢崇儉以裕民生以厚民俗事竊惟聖王在
上有三年九年之蓄而教化行風俗美者爲能重農抑末去
奢崇儉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左傳載晉之商人
木車韋籜曰雖有澤車華服不敢與士君子齒其重農抑末
也至矣夫農人霑體塗足而得與於論秀書升之列商賈居
積致富而不齒於衣冠大雅之林此古道之所以厚也古之

公卿大夫車不雕幾器不刻鏤躬行儉樸爲庶民倡至於冠婚喪祭燕享服食皆有數制犯禁者有常罰焉此去奢從儉之要道也後之循吏如張堪之闢土勤耕召信臣之作陂溉田韓延壽之導民禮讓黃霸之力行教化以及許荆之守耒陽也婚姻喪紀皆有制度仇覽之長遂亭也果菜雞豚皆有限制是皆爲天子牧養元元以實心行實政者也

皇上聰明睿智治邁百王重農之典屢行崇儉之訓備至所以爲斯民計者未嘗一日釋於懷焉是惟專其責於督撫大吏與親民有司設誠而致行之以裕民生以厚民俗登一世於阜成而開萬年有道之治端在此矣

廣種桑棉兼教紡織情形疏

賀長齡

臣於本年春閒恭

奏試重桑棉事宜欽奉

硃批實力勸導不可中輟勉之欽此臣惟桑棉爲衣被之大利而黔省向不多種者一則土棉之種不佳但能織成粗布惟安順興義黎平三府及貴陽府屬之定番州閒或有之若細白布則皆販自他省路遠價昂故民間謀衣艱於謀食一則種植未能如法以致木棉或花而不實桑條雖長而不茂輒謂土地不宜因而畏難中阻臣自撫黔以來目擊貧民藍縷情形常以爲地方一大缺陷惟糧儲道任樹森在黔年久熟悉風土人情又肯講求農桑之事因委該道專心督辦方種桑之始黔省皆係插條而蟠根不堅枝葉未能暢茂該道因於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二
省城附近之處治地兩區令以棋子試種頗覺根固枝繁易於長發計十七年至今共成活三萬餘株貴陽府亦於署後隙地栽活二萬餘株均陸續令民移種於宅畔山邊以普其利此外於石阡思南等府各種活二萬株一萬株不等惟綏陽縣自四川移來桑秧六萬餘株均經栽植成活今將種法通飭各屬需以歲月桑多而蠶事可興矣該道又以土棉之種不佳因於楚豫兩省購回棉子散給各屬擇其地之相宜者教民栽種並於附郭地方雇人種植數畝教以按候鋤治之法數年以來開花結實與楚豫等省無異可破向來土地不宜之說若他處實有未宜者仍令自種土棉以盡地利該道又督飭貴陽府貴筑縣於省城南門外設局雇匠教民紡

織並令及幼堂之幼童一體學習俾將來餬口有資其尙節堂之嫠婦則另延女師教之該道又不時親往稽查見在織成之布較之販自客商者價賤而易售小民趨利若鶩省城紡績者已不下數百家各屬亦聞風興起而惟思南府及所屬安化婺川兩縣勸辦最爲踴躍可見地方無不可興之利但須實力行之耳臣惟有督同兩司暨該道任樹森諄飭各屬悉心經理務使民鮮游惰利溥蠶桑以仰副

聖主厘念邊氓

訓飭殷肫之至意

議覆錢票無弊疏

賀長齡

竊臣接閱邸鈔奉

上諭寶興奏近年銀價日昂由於奸商所書錢票註寫外兌字樣
輾轉磨兌並無見錢請嚴禁各錢鋪不準支吾磨兌總以見錢
交易以防流弊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會議具奏
並直省各督撫妥議章程奏明辦理欽此臣惟政在便民道崇
簡易錢之有票猶銀之有票蓋以運實於虛方能流轉無滯
而虛不廢實仍有見錢可資非如楮幣之卽以紙爲錢不能
課實也原奏謂輾轉磨兌並無見錢臣以爲非無錢也蓋緣
交易之時不必卽有用錢之事遂以票兌換而去耳如果需
用甚切卽安能以空紙當實錢小民雖愚謀利則智不待法
令之程督也且今日之銀票其每歲所會兌蓋數倍於錢矣
而銀乃日貴更何得以錢賤之故歸咎錢票乎就臣愚見錢

票不獨無弊也兼有數利焉錢質繁重難以致遠有票而運
載之費可省並得交易遠方其便一也錢有良惡之異爲數
又易混淆今但以票爲憑並可不必揀錢不必過數省去許
多煩擾其便二也且也一票隨身更無宵小盜竊之虞又免
船水沈溺之失其利殆不可勝計臣嘗考之前史錢票蓋亦
便國不僅便民也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
院及諸軍諸使富家而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
錢宋太祖時令商旅投牒三司乃輸錢於左藏庫而以諸州
錢給之後因制爲便錢務所謂合券者蓋卽今之會票商旣
便於取攜官亦藉省齎運國民兩利莫善於此臣以爲唐宋
上下通行實有裨於國計今若禁民兌會何以順乎人情應

請一仍其舊於計爲便緣奉

勅議謹就管見所及據實直陳

擇人團練疏

邑人孫鼎臣 芝房

竊惟團練之法用民爲兵歷來行之具有成效嘉慶初年教匪滋事勞師糜餉卒賴堅壁清野之法賊始就平見在賊眾不強於三省教匪而一年中由廣西而湖南而湖北渡及河南江西等省所過之地野無堅城賊勢益張兵氣益餒其咎固由兵不力戰亦由民不堅守民不能守而責兵以戰莫禦於前戰亦不過尾追民不能守而設官以守莫爲之用守亦不過空城故所至殘破到處擄掠則賊糧無絕期到處裹脅則賊黨無衰日蔓延愈廣剿辦愈難前此防衡州而賊由醴

陵趨長沙防湘陰而賊由益陽趨岳州彼則處處可通我難一一設備若河南江西安徽等省幅員遼闊門戶尤多地廣而防不足防多而兵不足兵增而餉不足此三者今之大患也臣愚以爲用兵防賊則不足用民爲兵則有餘以本處之民守本處之地以本地之資供本地之用有且守且耕之利無增兵增餉之煩由鄉及縣由縣及府賊無可擄掠無從裹脅不戰自潰况民而濟之以兵守而繼之以剿乎見在湖南江西團練事宜已奉

旨派羅繞典陳孚恩辦理其餘各省尙未舉行且通省行團亦非一二人所能興辦擬請

旨飭令各省同鄉京官各就本籍人員無論何官及在京在籍擇

其品行端方才具明練者每省公保數人恭候

簡派同鄉官公保舉本籍人非其人不致濫舉以本籍人辦本籍事民情信服勸導易從似於團練事宜較爲得力抑臣更有請者團練卽保甲也有事爲團練無事爲保甲賊退省分行之可以招集流亡興復義社等倉所以善後於已事遠賊省分行之可以稽查奸宄杜絕外來窺伺所以防患於未然所有各省可否仿照辦理之處恭候

聖裁

論幣

孫鼎臣

銀之爲幣至今而窮天下之人皆以爲患思所以救之於是大錢之議起夫大錢非中制也然以權一時之輕重殺銀之

勢而漸抑之是智者轉移萬物之用而賤銀貴穀之機也雖然有道焉得道則大利失道則大害古之鑄大錢多矣試舉一二論之漢元鼎中鑄赤仄一當五民以巧法用之不久卽廢唐鑄乾元重寶一當十重輪乾元一當五十物價騰踊其後當十者僅當二當五十者僅當三久之錢盡化爲器蔡京當政和大觀間鑄大錢一當十其重三錢其鑄之費亦三錢計之一得息四未幾亦廢前代之爲大錢如此天下有利之利近而小無利之利遠而大錢天下之大利也惟無利是以能大利元成宗時鄭介夫論錢法曰言者謂鑄一費一無補於國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無窮之利也明譚綸亦言富民必重粟帛而賤銀欲賤銀必制法以濟銀

之不及今之議者以爲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益不知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增萬金之錢錢多則增銀亦多二子之言可謂明於天下之計者矣漢唐以來鑄大錢者不知此意率取贏目前欲以一錢謀數倍之息徒欲其出而不欲其入夫輕重多寡物有自然之分實者名之所由出也十之爲十百之爲百銖之爲銖兩之爲兩市之三尺童子皆知之名實不相應變其自然之分而紊之以寡爲多以輕爲重欲以愚天下之民是不信也利者天下之所同欲以輕省之工收不訾之利徒出而不入上賤而獨欲下貴之是不恕也不恕故民不從不信故民不服建國家之大政而民不肯服而從雖堯舜如之何哉曰由子之言大錢終不可行矣乎曰鑒前之

弊而反之則行矣不愛銅不惜工孔覲之言鑄錢不易之法也大錢之利倍常錢其費銅與工亦宜倍常錢分當五當十爲二等擇精銅選良工鑄之使其費如所當之數則名實符矣盜鑄無利不刑而自止不强民而民知重之頒其式於天下中外之所鑄如一違者罪其有司則法均矣通軍國之用銀與錢半之以是出以是入則政平矣名實不紊法均而政平立於上者信施於民者恕然而天下不從未之有也論者疑費重無利奚貴乎大錢不知大錢之利不利在乎用之通塞不在乎直之多少蔡京之爲大錢利不可謂不厚然旋鑄旋廢吾未見其利之安在也以銀不足之故而議大錢錢通則銀不足不爲患利孰大焉欲殺銀之勢而復古食貨之制

必假道於大錢矣賈夫販豎逐什一而競錐刀豈所語於天下萬世之計哉

論兵

孫鼎臣

兵所以止天下之亂亦可以成天下之亂古之制兵也藏之於農而天下不知人自爲養而天下不困後世兵農雖分善爲制者猶師其意以爲一代之法使兵衛民而不欲民知兵之利使兵兼農而不以兵蠹民之財蓄不測之威制有常之用亂逆無得而萌焉漢之踐更唐之府兵宋之禁軍明之屯衛其制不同然立法之意不出乎此

國家內有八旗以奉環衛外有駐防以資鎮守而綠營之兵分布於十八省中外之兵八十八萬有奇輕重相制臂指相聯制已密矣兵之數非不多矣養兵之費不可謂不廣矣司農計一歲之入半以饟軍然行之不敢有所變易者兵安於爲兵民安於爲民經制定而民無異心建威銷萌雖百世由之可也承平備弛將驕卒惰小寇竊發望風潰敗經制之兵不足用於是募民爲兵用之日久所在有功民兵由是日強天下狃民兵之利而未見其害也知民兵之得而不慮其失也國家養兵備寇天下有事若已無與者已徒虛耗千百萬之餉今復別增民兵之餉歲無慮數十百萬國安得不貧民安得不困乎人有十畝之田使牛之羸有疾者耕之不知易其牛謂牛不任耕而以馬代牛之芻秣如故也而又當牧馬其爲計也得乎失乎匪直此也自召募來市并無藉之徒比比

驟至富貴天下聞風歆動田夫牧豎賣漿鬻餅之子莫不昂首奮臂出而應募而慄狡賊盜之徒雜於其間民不安於爲民而利於爲兵此豈天下之細故哉夫兵殺人以求無殺人也故聖王藏之不敢輕用不得已用之事定則罷能發而能收天下凜然於兵之可畏守其法而莫吾犯故常治而不亂雖亂而其亂易止也今天下召募之人於殺人也視之已稔矣人人稔於殺人有輕殺人之心用之於有事之時則慮其弱置之無事之日獨不慮其強乎且夫募天下之人能殺人者以爲兵而取其不能殺人爲兵者之財以養之兵之數無常而民之財有限至於財盡其不能殺人以爲兵者無以生其能爲兵以殺人者無以養勢必皆去而爲盜不可不慮也

夫民不安亂不得而弭也召募不止民不得而安也經制之兵不練召募不得而止也召募非他兵不足之患也兵之不足非數不多不實與不精也五代之季兵驕而不敢汰宋太祖擇將帥出老儒修教習之法舉中國之兵纔十六萬人而平五強國夫天下無事之時驟取中外之兵去舊而易新事有甚難行之於今乃甚便甲士隨征在外集在伍之兵數行校閱盡補其虛額而徐汰其老羸覈出征傷亡之數擇民兵之戰有功者充之行之一年諸營皆爲勝兵召募之兵善爲遣散而不使至於爲變兵有常數饒有常經國與民其有瘳矣乎明季薄衛兵不用募民爲兵其後半流爲賊卒傾民社兩粵之盜蓋前此召募之民居多小毖之詩曰予其懲而毖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二
後患莫予荊蜂自求辛螯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爲天下慮者其可不顧其後哉

論兵二

孫鼎臣

周公之法卽比閭族黨爲伍兩卒旅之師今之團練鄉兵其遺意也聚則爲兵散則爲農無廩餼之給徵調之煩兵莫善於此矣嘉慶間教匪之變勞師六七年堅壁清野之議行民自團練遂以平賊蓋以兵戰以民守官兵之所不及鄉兵佐之費省而功鉅今患經制之兵不足而行召募召募不足而議團練誠省兵省餼之策也然自軍興以來直省州縣被詔舉行四五年來逆賊縱橫如故城邑潰陷如故此其無實亦可見矣其有能殺賊以自衛者利見而害隨之豈今昔之事理

固殊哉蓋嘗論之今之團練有數難昔之用給於官今責之使自出財民多不欲此惜費之說也人情偷惰僥倖苟免此憚勞之說也惑於賊惡團練之言疑其不能禦賊而適以啖賊此懼禍之說也以惜費憚勞之心又益之以懼禍無怪詔書屢降文告日張而民之起而應者少也嗟乎由今之團練害可勝言哉團總團長藉以漁利凌弱暴寡魚肉一方幸而勝賊恃功驕橫小之獄訟賦稅官不得問大之戕虐吏民法不得加小民不知禮義日習戰鬥人人有飛揚跋扈之心喜亂樂禍於乎團練用兵以禦賊也今乃變民爲賊其所以然者法未善而任非其人也今夫比閭族黨周官之所以聯其民使之相屬後世之保甲也伍兩卒旅周官之所以聯其民使

之相屬後世之鄉兵也無比閭族黨則伍兩卒旅爲烏合之兵無保甲則鄉兵爲烏合之民焉有烏合之民而可望之親上死長者今之議團練不先之以保甲不問其俗之善惡情之離合而但欲驅之爲兵固已循其末而遺其本矣而其所謂團總團長者其人至猥雜鄉黨自好之士不肯爲惟市魁里豪與士之無行者乃爲之非有禦災捍患之意故其民不之信而莫爲用而爲之渠率者常偃蹇恣肆而不循法度舉若是天下豈有甯日哉夫團練必自保甲始保甲者所以輯和其人心而整齊其風俗也非賢士大夫不能任其事昔周官之法鄉有大夫州有長黨有正族有師閭有胥比有長皆以卿士大夫之賢者能者爲之以卿士大夫吏其鄉而掌其政治軍行而因爲之將無事則安其教有事則聽其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故散者聚之聚者散之舉而措之帖如也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制今不可復則宜察士大夫之賢且能者尊禮而專其任使掌一鄉之事別淑慝重賞罰約之以相保相糾之制勉之以相賙相救之誼使良民有所賴而邪僻兇狠者無所容保甲成而鄉兵由此出矣度地以制財量戶以制丁部之以伍兩卒旅之法出則節制之師也入則教訓之民也於是而不能同仇敵愾猶有驕恣而犯有司之法者吾不信矣昔呂叔簡金正希用鄉兵殺賊世知鄉兵可用而不悟會用鄉兵者之爲呂叔簡金正希也於平安得盡呂金而爲今之團長團總也

頌示刑律說

邑人 孫頤臣 菴洲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不欲民知也道之精者民不易知亦不必知故不期其知也若夫著爲條教號令者則惟恐其不知於是月吉讀法道人徇路設官備而立法周凡以懼乎不教而殺也今天下獄滋繁矣爲民上者以爲彼自戾於法我乃得以法死之彼之死死於法非死於執法之我也慈祥之吏起而矯其弊卒使三寸之法不申於朝廷廢國憲而長奸萌貽害亦胡底也古者詩書之澤及於婦孺絃誦之聲徧於閭里上又以時警惕而告誡之故桀驁之氣化而爭競之風熄卽今世之犯法者城市常少而鄉曲常多良以城市之民猶習於法度鄉民或終身不識之無不見官長

沿鄙陋之俗率犷悍之性意之所起毅然行之不復有所顧忌昔嘗聞之有兄弟共妻者有弟偶寡嫂者有執賊而淫刑斃之者親戚里黨避之無一人知所爲之干法而足致死者迨犯而始知之未有不歎息於前此之不知也然而無及矣今制州縣設鄉約月朔望集民宣講

聖諭法至善也然相習旣久徒爲具文並具文亦且廢弛誠令牧民者實力舉行更節刑律中民所易犯者裒爲一編著其綱而約其目語務賅簡一覽可知量地之廣狹頒冊之多寡令鄉約熟誦隨時與鄉人講解更於朔望宣講

聖諭後詳細申說生其戒懼之心示以避趨之路使惕於王章之不可倖逃法紀之不可或越雖頑梗不化未必無人而

稍有人心者未有不惜其身命而慄慄者也是雖未能以德
化民期於恥格而冥冥中所保全者多矣不猶愈於不教而
殺之爲民上者乎

尚節堂圖序

賀長齡

今將舉羣嫠之苦節貞心一一而摹之曲曲而繪之則夫淒
風冷雨獨夜寒鐙之默默神傷耿耿自矢者雖以朝夕與處
之骨肉周視且不堪以共喻而何筆墨之能傳雖然圖北風
則寒圖雲漢則熱寒熱豈有跡之可擬似而觀北風之凜然
不啻寒之我襲也觀雲漢之赫然不啻熱之我炙也由其跡
以得其心尚節堂之圖亦若是則已矣夫貞烈之精神金石
且可貫天日且可質卽極之陵谷變遷世代更嬗而其志之

不可磨滅者卒未嘗不皎然顯著於穹壤之間亦奚藉於圖
然而窮閭之疾苦有司未必盡知也得此以儆於有位則敬
寡屬婦不愀然如聞恤緯之悲乎先世之艱難子孫未必及
見也得此以詔其後人則織影機聲不儼然如聆紡績之訓
乎且也誦柏舟之詩仰懷清之臺卽一人一事百世之下猶
低徊流連而不能置而况聚百數十人之冰心雪魄標映於
一堂之中撫孤者若而人奉姑者若而人一無所爲孑然獨
處但求此心之安以庶幾無愧於死者又若而人而其子若
女之抱書就塾壓綫作衣往來而趨走者又若而人秩如也
藹如也茲豈非天地正氣之所萃至苦而有其至樂者存其
爲觀感興起必有倍蓰於柏舟懷清之爲烈者斯圖其可無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作乎余故樂得而序之

恤嫠會勸捐序

賀長齡

世上苦人多矣而無可告訴者無如失乳之嬰與少寡之婦
余嘗以育嬰恤嫠二事爲善舉中所尤切尤急而不可須臾
置者願育嬰一事委曲繁重屢議未果若恤嫠則未若是之
難也而可不舉乎按六經中婦人之以節著者惟衛共姜杞
叔姬宋共姬三人至秦而懷清築臺乃後世建坊旌表所由
始然而猶未數數然也蓋三代之時孝重於節所求於婦者
惟能事舅姑之爲重記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如是則
節不得不輕自伊川先生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而後
婦節之重與臣節等見於史者殆不可勝紀至我

朝而綽楔加恩矜寵尤甚婦人女子沐浴

聖化雖窮鄉僻壤無不爭自奮厲以節相高貞烈之風於是爲極
盛也然而空房隻影誰與扶持冷竈寒煙誰爲保護或爲強
暴所凌或爲旁觀奪志蓋有欲守而不能旣守而不終者於
是翁姑無與爲養而門祚衰遺雖無與爲哺而宗祀斬要其
本心難昧未嘗不悔痛於事後而已自喪其生平失節之嗟
可勝傷悼至若含辛茹苦之死靡他或撫孤以有成或奉姑
而盡孝迨其後嗣每多聞人如我

朝之睢陽湯文正關中李二曲理學名儒爲世模楷至今稱誦
不衰猶塹原於母節之所致明德有後天道固然然方其煢
煢一室存亡幾難自保非其守身之潔矢志之堅卽安能流

徽彤管而食報於子孫也哉夫比閭族黨皆有相賙相救之
誼况節義爲人神所同欽而顧不爲之所一任其困苦艱難
徒作旁觀之太息反之吾心而不安卽揆之天理而不順有
心世道者能辭其責歟所願同志諸君子互相勸勉量力捐
輸事有成數熟商妥辦務使欲守而不能者得以遂其守旣
守而不終者得以完其守能守而貧不自存者得以益堅其
守以扶植名義導揚善氣或於缺陷世界不無小補云
及幼堂記

賀長齡

育嬰有堂矣曷又有及幼也曰離於襁褓而未及乎成人也
襁褓則一任之人矣成人則自任之矣今也旣不一任之人
而又不能自任則父母任之矣乃或雖有父母而力不克任
甚或並其父母而無之而父母斯民者又漠焉而不爲之所
則將誰任哉此及幼堂所由建也不曰慈幼而曰及幼何也
曰猶之吾子也愛子者匪徒養之而已必將爲終身之計焉
而此一時也知識日以開嗜欲日以萌是天人之交也是成
敗之關也或授之讀焉將俾之識字也或習之藝焉將俾之
食力也此堂中之所以有教習也或曰教習之設慮其閒而
生事耳慮其一無事事異時無以資身耳庸必如愛子者期
望之厚哉然而屠狗牧豕之流鬻畚販繒之輩古今來英雄
豪傑何必不自茲途出也所慮者先絕其命耳卽不遽絕而
無以資之則亦終爲乞丐竊盜之歸耳吾亦承天之意而續
之而資之已耳餘則聽其自爲謀焉矣父母猶不能保其子

而能必之他人之子哉限以十五歲出堂何也曰執有所窮也前者不出則繼者不來也然而吾尤望來者之善繼之也故述建堂之意以諭之其詳則具於薊圃觀察所爲章程中矣

育嬰堂記

賀熙齡

國家肇造一百八十餘載湛恩龐鴻洋溢方宇遠方大吏郡守縣令罔不宣

上德意撫字勤懇恤毫存孤各有攸處羣生嗷嗷咸得其所嘉慶庚辰安徽涇縣朱君鞠萃以名進士宰南昌之進賢訪風俗詢利病見是邑之向無育嬰堂也深慮一物不育以爲己辜先是前任縣令周君澍捐銀五百兩邑人夏忠捐田一十五

畝將建堂收育經費不給遂不果朱君至謀之邑人邑人好義踴躍爭輸於是購縣城西少府橋側民宅一所易其制而建堂焉而猶慮縣村懸隔領報維艱窮鄉僻壤或有遺漏不可不立長久無弊之法以善其後也時邑之羅溪有廩膳生周廷芝者設育嬰之法行之一村其法捐穀出息有貧不能存者生女時給一石養至三月八月如之以三石爲率至一歲時或畱自育或給人爲養媳者聽有收撫他人初生之女者亦贍以穀行之二十六年全活一百三十五口朱君聞之以爲善下其法於各都分租穀爲三十九分每都選舉公正士民二人領穀就近收養歲終報其數於縣按其多寡以爲獎勵夫爲民司牧而能本實心以行實政如此則夫邑之啼

呱呱而笑啞啞者有不各遂其咸若之天與今

國家德洋恩普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既行之以其仁按律有生女溺死者照故殺子孫例復讐之以義仁至義盡保衛民生如此其詳且備也而愚民猶昧利忘義滅絕天性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惟良有司以抱保攜持之意訓迪於上都人士以分災恤患之心奉行於下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此大道之行而天下爲公之世也豈不懿歟

同善堂序

余正煥

太史公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然弗樓沙國青玉鉢富人以多華投之而未滿者貧人投少許卽滿可知釋氏之摩訶薩埵亦在乎自量其力而已同善堂之建

昉於道光丙戌其初因上流發洪僵屍板屋蔽江而下本城好施善士雇水手篙工維舟乘泝絕流鉤挽而滌出之市構櫛斂手足形藁裡而掩之其一息奄奄者則多方煦嫗俟其昭蘇而資遣之已而羣相感慕且恍然於聞見之所矜思有以擴充其善念乃爲之設局標名聯銜呈請而守土文武又復仗義分廉家喻戶曉遂各出贏餘旁逮闔閭勸近招遠計日經年質庫子息數入倍蓰由是化者歸土而土不親膚幼孤者如卵翼而長而又拯溺撲燎燭幽表險精治丸散以禦四時癘氣並仿孟蘭佛法啟楡櫨諷誦以拔旅魂廿載以來湘垣一隅差堪共爲慰藉矣夫博施濟眾聖人猶不易言然必固執聖言而不爲鳩合羣力推而廣之以稍抒其衷曲則

孟子所謂惻隱皆有者不幾虛懸而無所著乎惟是作之於前艱苦備嘗而臚列規條往往月異歲殊漸至棄如遺跡有初鮮終之歎凡事類然要惟循環典守者常以憐貧濟急為心實能一一見諸敷布庶不負善與人同之意耳善字之首為義而其末為喜以彌缺陷則難足以積家慶則有餘接踵遞增大而可久惓惓寸悃竊於後來更有深望焉

同善堂序

邑人 俞東枝 代青

國家厚澤深仁無一夫不得其所曩官京師效職西臺曾奉命監放普濟堂功德林二處粥廠見鳩形鵠面之人無不含哺鼓腹一切褥蓆薪水之資醫藥葬埋之具釐然具備大哉皇仁俾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洵中古大

同盛事也博施能濟

堯舜亦何病焉楚南省會建同善堂一局藉以顧恤鄉里補濟一隅耳然仰體

聖世好生之德地方民牧子惠之心亦睦姻任卹之雅誼也雖收功有限而厚意無窮諸君子殫精瘁慮經畫周詳其勞勩固未可沒焉是局經始於道光六年仿江浙同仁一善及湘潭皆不忍堂成規請於地方官咸稱美善大吏首先倡捐城廂內外委員幫辦捐事捐有成數發典生息此固好善諸君之力亦由司牧者樂廣

皇恩贊善舉乃能次第觀成也生際昇平弭災救患蹈德詠仁可不謂厚幸歟第此舉民捐民辦年終申報意最完善凡善舉

之假手吏胥者鮮有不掣肘者也不奉官靈以資考核未有能經久不敝者也况諸董事必擇公正善良而先虔祀明神乞誓此又明心跡端品第而杜浮議之深圖也目今施棺一萬四千具埋義山七千餘具救生撈屍驗斃救災俱有實數可稽卽後添之恤孤施藥亦均利濟貧民其成效不一一可觀哉抑聞之古人之言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此局已行之二十年矣後之君子思經始之艱無廢已成之效永遠奉行益加推廣造福亦豈有涯涘也願與同人共勗之

蠶桑譜序

邑人黃誠月崖

蠶桑之爲用大矣其爲利亦溥矣故樹桑與樹穀並重謀衣與謀食同功洵爲政者厚生利用之不可緩者也余前游浙西見附郭數十里皆樹桑其土鬆厚其樹成林其葉光潤高與身等大不盈尺其種植之精經營之善他省弗及故繭絲之利甲於天下嗣游黔中見有所謂檣繭者其蠶生於野而不飼於家其養蠶之樹或以檣或以椽或以榭而不以桑其繭絲雖稍粗不及浙西之精且美然可爲閭閻生計則一也湖湘間平陽地廣固以樹穀爲本而山多田少之區不知蠶桑者不可枚舉是地利有未盡生計有未周也兪太守以所輯蠶桑譜見示蓋其任桂陽牧時所梓行者桂陽邊地山多於田民雖知勤皆務稼穡而不知蠶桑此編言種桑養蠶之法至周且備欲其盡地利而廣生計者切矣今權守岳郡利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者興之害者除之廢者舉之並欲以是編廣布各邑俾家喻戶曉得與農政偕修儻能實力奉行安在不可與浙西等處共收利用之效哉

禁種罌粟花示

邑人易棠念園

爲嚴禁栽種罌粟以裕民食事照得栽種罌粟收漿製造鴉片煙土首從各犯俱擬絞罪例禁森嚴豈容輕犯近聞偏僻地畝往往私行栽種製煙售賣此等奸民趨利忘刑原無足惜惟查種植罌粟皆繫膏腴地畝果能加功耕耨則樹藝五穀收獲較豐仰事俯育既有餘饒兼可糶賣獲利接濟鄰境比戶熙熙共享太平之福豈非盛事乃無知小民徒便一己目前之私罔顧地方久遠之害產糧之地年少一年喫煙之人日多一日以致糧價騰昂風俗敗壞子弟效尤喫食不務正業悖入之資終歸悖出夫亦何所利而爲此本司職任旬宣主持風紀雖未遽能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此厚生正德之心無刻不厯諸懷抱若坐視其病俗殃民不爲拯救清夜自思何以安枕見值東作方興亟應申嚴禁令除札飭該廳州縣率同佐雜各官刻日親身分詣各村莊逐一查勘剗切曉諭毋許仍前栽種已種立即剗除淨盡責令改種穀麥雜糧儻敢不遵卽行按例懲辦該地方官一切夫馬飯食之費概不準派及民間嚴禁丁役人等毋許需索分文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闔屬有業人等知悉嗣後務宜各勤農務不得違禁栽種儻有不遵許地保鄰右指名首告若扶同徇隱除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人日多一日以致糧價騰昂風俗敗壞子弟效尤喫食不務正業悖入之資終歸悖出夫亦何所利而爲此本司職任旬宣主持風紀雖未遽能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此厚生正德之心無刻不厯諸懷抱若坐視其病俗殃民不爲拯救清夜自思何以安枕見值東作方興亟應申嚴禁令除札飭該廳州縣率同佐雜各官刻日親身分詣各村莊逐一查勘剗切曉諭毋許仍前栽種已種立即剗除淨盡責令改種穀麥雜糧儻敢不遵卽行按例懲辦該地方官一切夫馬飯食之費概不準派及民間嚴禁丁役人等毋許需索分文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闔屬有業人等知悉嗣後務宜各勤農務不得違禁栽種儻有不遵許地保鄰右指名首告若扶同徇隱除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二
本犯照例治罪田地入官外地保鄰右人等均干連坐
耐煩勞說 賀長齡

文恭陳公曰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於我何人不仰望於我
每日所事非關百姓身家性命卽關地方風俗人心其中情
僞百出疑難多端小心翼翼猶恐有誤豈可有厭煩之心惟
日孜孜猶恐不及豈可有憚勞之心故人謂居官則可免煩
勞不知正惟居官則不能不煩勞亦不敢不煩勞也看案而
耐煩勞則原委透明審事而耐煩勞則屍傷明確後來案無疑
煩勞則供勘明切檢驗而耐煩勞則屍傷明確後來案無疑
竇鞫囚而耐煩勞則反覆研訊不事刑求真情可得批詞而
耐煩勞則批斷切中小民不致守候再告稟覆而耐煩勞則

確切對鍼不致答非所問踏勘而耐煩勞則界址分明堂審
更有把握籤票而耐煩勞則票內字句輕重名目多寡俱有
斟酌胥役不能朦混而里民免無端之驚擾意外之株連耐
煩勞以興利則利雖難而必可興耐煩勞以除害則害雖大
亦必可除固有官司耐一時之煩勞而百姓受無窮之福澤
卽有官司厭一時之煩勞而百姓受無窮之擾累者矣况事
雖極煩雜自有端緒能耐煩勞則心與事習理得心安久之
將有不煩而得不勞而理之效耐煩勞卽所其無逸之意然
非平日實有勤恤民隱之心臨事未有能耐者卽偶耐於一
二事終亦難以持久故必先辦一片愛民真心方能始終無
倦州縣之於民猶父母也幾見父母之爲其子而有不耐煩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二
勞者哉無他心誠求之耳文恭此說誠洞悉吏疵民病而有
慨乎其言之也而篇中不及緝捕一事蓋當時盜案尙少耳
今則生齒日繁物力日貴饑寒所迫法亦難禁則惟有以民
衛民力行保甲之一法而已然民不能自相使必須藉勢於
官官亦不能遽使其民必須與民相親爲民任事使吾民感
我之恩喻我之意上下交孚歡然若一家父子而後保甲可
行何者賊亦吾民耳其蹤跡往來窩巢寄頓民無不得而知
也其魚肉柔良使稍有衣食者皆不得安枕民無不欲得而
甘心也特以差役從中庇護民不得見官而言情卽有控賊
者官又多爲差役所蒙以致民則抑鬱而無聊賊更肆行而
無忌此地方所以日見其窮而人心風俗因之益壞也若官

民聯爲一氣則民之耳目皆官之耳目而見聞無不周民之
手足皆官之手足而指使無不靈民有所靠官得所助以之
集事無事不辦尙何宵小之能爲患乎而其要只在能耐煩
勞之一念因就文恭之說引而伸之高忠憲公有言人生作
令率爾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年血食方寸有無
窮之嫌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懿哉
斯言願與同志共勉之

書軍政紀略後

邑人 張晉本 浣山

治亂興衰之故豈不以人哉然運事者人而濟人者時故六
十四卦時爲大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蓋治久必生亂而大治
必因於大亂人爲之實時爲之也從來開創之君類衝鋒陷

陣親冒矢石於行兵之道既皆得之閱歷與一時將卒同甘苦故用舍當賞罰明凡從事行閒者均無枉無濫是以能得其死力而所向克捷至於中葉其君既未嘗親兵事兵力又不能如往時其用舍賞罰皆得之聞報然祖宗之遺澤未湮服疇食德之人心未散亦不至天變人禍之交訌故雖有跳梁跋扈之徒亦漸次易就撲滅不至於汎濫不可收拾此又一時也若夫承平既久內安外熙不思櫛風沐雨創業艱難惟知安富尊榮居高養重怠荒政事膜視民隱苟幸無事厝火積薪養癰貽患政教廢弛習慣爲常斯世禮義廉恥之心靡然盡喪矣且夫正人者國之元氣也從古衰亂之朝無不醜正惡直究且夷滅摧殘惟恐其不速盡至於天怒人怨土

崩瓦解雖有忠臣義士譬之元氣已絕縱服靈丹不能救死聖人知其然也故處蒙業之時如開創之時是以久安而長治也

勸捐軍餼啟

邑人瞿元鈞 石雲

自來軍行屢捷奮揚端賴飽騰庫藏不充餉饋必需輸委值荏苒之未靖合桑梓以同仇分鶴俸爲捍禦之貲事原易集蘇鮒涸於釣游之地義豈容辭緊自咸豐二年赤巾賊犯道州由郴桂下趨省城被圍者三閱月去年復由岳郡直撲長沙且分黨從閒道襲湘潭以困我省今年粵西匪久踞東安粵東匪由郴桂竄踞茶陵而下游逆黨屢侵巴陵臨湘等境勢欲上竄邊烽鶴警狂寇鴟張以此都爲擅強之區故尋雙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二
而不得已合諸省爲扼要之地故竊據有必爭煽彼妖氛利吾
樂土困而猶鬪張牙爪以橫行患不勝防致腹背之受敵竊
幸成師以出所向有功雖瀕累卵之危終決攻心之勝四郊
多壘眾志成城練千邨壯歲之丁守望者皆嫺步伐聚六郡
良家之子召募者半屬魁雄水戰檣連有橫海伏波之勇火
攻礮擊具摧鋒陷陣之能固已貔虎同驅鷹鷂迅逐矣然而
籌防之計未有已時儲待之方曾無遺策軍需乏絀民力艱
辛欲乞糴以補苴則鄰封無可挹注欲催科以資守助則地
方尤患瘠貧於是事例頻開俾士庶共輸金帛捐抽並舉與
商賈競及錐刀不憚煩苛以期接濟無如城工未葺雉墉之
畚揭猶勤團練方殷雁戶之甲兵須繕洪鑪鼓鑄礮局則力

作如雲峩峩駢聯船廠則督修刻日縱徵求之多術奈供給
之分途又况飛札頻來漢上告軍糧之匱羽書促到章江急
戰艦之需至火器之精良尤各省所應用取攜有限支應無
窮雪見睨而易消泉奚源而不涸乃至糗糧不繼士卒投戈
傭值莫償役夫舍業在中流力爭夫措拄豈大厦坐視其傾
頽某等日與諸當事百計焦思萬難設法念同鄉之碩彥多
遊宦之良朋回首家山定悵干戈之未息關心時局同嗟杼
軸之頻空是用縷述情形以冀共匡災患紓難者家猶可毀
端推楚國之賢求援者書不盡言用效秦廷之乞謹啟
錄方望溪先生示兄子書敍
邑人 易 棠 念園
余讀方望溪先生集序記書銘爲體不一無慮數十萬言其

大旨要以篤彝倫敦氣誼爲本未嘗不歎其立言之純且壹
爲儒者所罕覩也及讀示兄子諸書而後知先生之學其所
從來遠矣蓋其世承家學其治家也一以禮法爲宗禮法定
而後子若孫及宗族之人胥曉然於父子兄弟夫婦之誼尊
卑長幼內外疏戚之分而秩然無敢干藹然以相接而悖禮
傷化者鮮矣末俗之偷也鄉曲小民罔知禮義婦姑妯娌動
相勃谿父子兄弟或析財異居其視骨肉汎汎然如路人甚
者或相賊殺卽簪纓累世之族其長幼之序內外之別非不
麤有可觀而行誼不修所謂禮法者徒以文貌相將侈汰出
於固然驕淫由於習慣其弊也與鄉曲小民等無他實意不
存所謂禮法者非其法耳今觀先生所述自其上祖御史歸

祭於桐鞅馬先從兄祭畢兄呼而杖之御史受之無難色宗
之人亦不以爲異卒盡歡而散匪特御史之賢卽其從兄及
宗之人猶不可及也蓋不敢以貴富驕於父兄宗族宗法之
行非一日矣至其論大功同財異宮復祭產則睦族之誼也
祭必齋則追遠之誠也喪必異居食定復寢之制則薄於欲
而厚於哀也兄弟祔葬大功相爲服期則禮緣義起厚之至
也凡此皆末俗之所難而先生一一力行之且爲書以戒其
子弟此其所以久而不渝爲世式法也其曰家之乖常起於
婦人則尤齊家之要義也故於婦功婦德及內外之辨諄諄
致意焉夫先生之母年已老矣乃

皇上命醫視疾猶以見醫爲恥則其內教之嚴固非一日凡先生

之所以檢約諸婦者在他人視之以爲難而先生固行之易易也大學之教修身而外首重齊家身不修而欲家之齊不可得也家不齊而欲身之修亦不可得也治家者禮法定而修身以力行之然後恩明誼美敬宗收族以保世而滋大庶民由之可保家而寡過士大夫由之可以型於鄉里治於編氓身修家齊而治國平天下之道舉而措之裕如矣余服膺先生之行誼而喜是書之爲有家法也故錄之而序其大旨如此

重刻望溪先生家訓序

賀長齡

語有之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睦之宗族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

民物誠哉是言也兄弟一體而分形者也自父母視之仍一體也宗族一本而分支者也自祖宗視之仍一本也民物一氣而殊類者也自天地視之仍一氣也循其源而求之則分者可合沿其流而迷焉則厚者亦薄矣今且無論民物之廣遠也近而一族焉其能相收相卹而無恫於其先者百不二三見也再近而一家焉其能相愛相讓而無怫於其親者十不二三見也豈果忍而出此哉有我自私之見汨之耳私則隘隘則競競則悖悖則傷傷則紛且亂其極也舉天下之大而皆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君人者將何恃以與立國哉於虜此望溪先生之所爲諄諄致愆於其家者蓋不勝惄然憂患之思遂不禁言之長而詞之複也夫其割閨帷之私篤本根

之庇黜利而崇義導和而弭爭此亦人人意中見謂當然者何以隨俗習非羣然不一省也乃若祭而無齋之無以接乎其先也喪未終而復寢之忍焉忘哀也此則人心本原厚薄所由分惟賴二三君子兢兢奉持藉以維繫天理民彝於勿墜而舉世昧焉禮俗何由而厚乎至其推明先王緣情制禮之微意謂使中人皆可行而賢者當知所自厚尤於名教重有關係如子路之弗除姊喪雖未見許於聖人而吾寡兄弟而弗忍之一言其意要可以篤人紀風末俗我輩今日正當勉師其意用相敦率庶斯人猶有所觀感而猥自寬假甘與眾人同其薄甚或挂名儒籍而考其質行曾鄉農樸愿者之弗如誦先生是書得無有內顧而動形缺憾慙然不自克者

乎書凡十數則先生特以申戒於其家耳而其義則通乎天下矣於庠人各和其家天下有弗和者乎人各睦其族天下有弗睦者乎不失祖若父之心卽無失乎天地之心盡人而能爲也隨時而可勉也太和元氣庸獨在成周宇宙閒哉有心世教者其共念諸

陳情得請兼桃辨

邑人 曾興仁 壽田

道光戊戌秋南昌太守張子畏先生丁生母艱以行述索銘復以陳情得請一編寄示而說者謂太守固得兼桃惟部議持服兩歧屬余辨之以定其義余思太守實有情不自禁之情理固緣情而定也太守世居桐城父輩四伯仲皆無子叔有子一孫三季有子二太守父其季也太守年十四出繼仲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二
父其胞弟亦出繼伯父維時太守父母俱年未四十自謂必有續嗣也厥後年漸老而無出太守及弟亦未有子而出繼之弟旋又不祿不獲己乃以叔之次孫承繼伯父爲孫復以叔之三孫太守自繼爲子展轉過繼是伯仲之無嗣者皆得有嗣獨季之本有嗣者轉無嗣矣太守官四品憂思之深援例引經不得不以復繼之孫仍繼仲父自請歸宗本生父母因上其事於大府詳咨吏禮二部議之二部以孫禰祖自請歸宗二說均不可行惟因篤於所生起見準其一身兼祧而已第兼祧一議禮部以太守旣爲嗣父母持服三年則將來生父母應持服期年用符禮不二斬之義吏部以太守旣爲嗣父母持服三年則將來生父母亦應持服三年特明所生

爲重之情太守今丁生母艱因所生無後專從吏部議得下降服而仍服斬則歸與不歸一耳此陳情得請一編所由作也而一時論者遂以吏禮兩歧爲議不知二部之議實歧而一特未申言以明之耳今之所謂大小宗與禮經大異而通乎其說則太守今日兼祧皆小宗也設使太守當日承繼大宗伯父自無論嗣生有後無後則應爲嗣服斬爲生服期禮也茲太守承繼小宗仲父自無論嗣孫有後無後則應均爲服斬禮也且太守此時一身兼祧將來得生有子一爲所後承祧一爲所生承祧禮也或竟不有其子則禮有言小宗可絕又何必言歸與不歸也惟是禮部以所後與所生無子者未經分晰復以所生無子而改歸者未有成案吏部則以嗣

生持服爲統同是皆未申言古今大宗小宗之有異而徒以兼祧爲辭也 會典內載獨子承繼兩房宗祧及宗人府職掌內載出繼撤回承祀胥專爲今之大宗言也或又曰父母者生我之專名似不宜加稱本生以自抑疏也然則天下承繼之子豈有於所生父母之前而自稱爲本生父母耶亦不過對人言曰此我本生父本生母也或者之說余竊不然

答改葬問

孫頤臣

有欲遷其親之塋者若疑焉問於余余曰改葬之由有二一曰邀福一曰避害夫避害固以邀福獨於改葬有不得不分者爲邀福之見者不必出於避害爲避害之見者不必出於邀福也今子果何見乎爲避害而不出於邀福者誠有水蟻

之患狐兔之搯子孫見而恧置之非人理也故不幸而遇此則有哀痛迫切不敢一日安亟圖所以避之者此紫陽文公三葬其親後人不得而議之也若爲邀福之見者名不遂所欲利不愜所求貧者思富而富益求富賤者思貴而貴益求貴惑術士之言恃勢力之厚智取巧奪以先塋爲壟斷之途等親骸於燔卜之具朝南暮北幾若舉棋嗚乎親固何辜其子孫剖析支解之如此其酷也夫人子事親至於葬致情於親身者窮矣其欲以吉壤妥其骨肉情之順而理之正然得與不得若有定焉一如養親者之莫不欲三牲五鼎也勢有不得菽水亦甘旨也不得謂牲鼎之養爲孝菽水之養非孝也是故爲子之道惟敬慎於卜兆之初以求乎心之安己心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安親之體未有不因之而安者吾嘗怪世之信修煉與堪輿者比比也使事修煉者能壽人則彼不王喬必彭篯矣工堪輿者能福人則彼宜位公卿且猗頓矣彼之天且賤彰彰若是而猶信而奉之使其弊不止戕其身而並以禍其親是皆名利之陷溺爲之也可悲夫

八簋約

賀熙齡

晉傅咸云奢侈之禍甚於天災明倪文正云飲食之事而有江河之憂嗟乎高堂一席酒貧士半年糧侈靡相高流而益甚仁人君子怒焉傷之所以洛中真率之會食惟五品司馬郡判之日酒止三行薛文清惟以肉黍畱賓徐九經不爲貴重加簋前賢風範可法可師今欲共挽頽風自當力崇節儉

然易簡齋汁難以言歡張佻菜羹未能款客爰是酌中定制以禮適情約爲八簋之儀足敍一餐之雅弋鳧與雁何妨雜佩相將執豕于牢自可用匏以酌此外園蔬時果不限其陳諸凡海錯山珍不登於俎若此者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則溫公之訓也安分以養福損費以養財則坡公之銘也凡我同人咸敦斯義從此娛賓求友共詠詩人伐木之章倘其列錯徵奇定依金谷舉杯之罰

三十六瓊玕圖記

邑人 唐業謙 受堂

己卯夏五月叔陶山觀察權江南河庫道事謙來袁浦得相從驩甚廳前植竹數行蔥菁陰森望之如翠玉可珍愛爰名所居室曰三十六瓊玕適吳郡周君雨香來爲之圖而以謙

列侍且命爲記謙曰昔晉阮籍與從子咸爲竹林之游一時
七賢畢集嘯歌觴詠稱衣冠盛會將得與之後先輝映乎竊
謂嗣宗之爲人固世所稱高士而傲睨自恣未到中行且其
時尙清談士大夫虛無詭異故樂隱於酒以自晦公抱負經
綸在官職所至有清勤聲性好清澹胸中坦夷時復確乎不
可拔嘗與人道今古上下議論慕東方曼倩不當以阮籍比
若謙者資稟蓮脆非有識微神解學日淺陋安得頡頏古人
如仲容青雲器哉抑又思竹之生挺特端正干霄直上其中
虛其節勁葉竹篇詠君子曰如圭如璧將優游四柱之廊偃
息南牕之下猗猗數竿儼立相對溫潤縝密穆然與萬化冥
合謂人如竹可也謂人如玉可也謙雖叢陋得所扶植廁身

大雅之林俾克自樹立亦將憤發企古人而從之非一生之
大幸歟圖旣成謙將有遠行他日竹林清話賡續羣彥儻重
挹九天之珠玉則更幸矣遂援筆爲記

白沙泉記

張九思

白沙泉距長沙郡城南門外可一里許上爲土阜互而塹其
下爲田泉出阜腹不溢不竭其井不甃其汲不以綆汲者至
人肩二桶手一瓢以待以至之先後爲次先者兩人對坐迭
舉瓢俯仰若獻醅汲滿以次進竟日暮不一息無譁者其泉
清香甘美夏涼而冬溫煮爲茗芳潔不變爲酒不酢不滓漿
者不腐爲藥齋不貶其氣味若他泉也則否三伏日飲者霍
亂嘔吐泄瀉病良已城之居民咸取汲焉余謂斯泉功能厭

物其出之也甚約均之也有漸君子之道也聞長老說泉隨山脈來甚遠今長沙山自江西之袁州迤邐北奔至此入城蓋術家有謂之蔭龍泉者異時一老僧常偈識云其然則斯泉之原千有餘里孟子所謂有本者如是而居人固不之見也

新修大橋碑記

張九思

大橋距郡城瀏陽門外可七八里許庸濟乎港港匯郡東南諸澗壑水入小河迤東而北達湘江港水至此深且闊徒者輿者不可褻涉又盈涸不時非舟楫所便也濟之橋舊以木爲之易朽誼諸眾易今石廣若干尺修若干尺經始於乾隆某年月日訖工於某年月日費白金若干兩有奇橋成會漲

潦之歲行者謳曰負擔乎休茲輿馬乎安茲疇其作之成則已時疇其感之爲則有徒疇其繼之功則不渝董其事者某某爰志厥始以告來者及捐貲各姓字於左方

附魁奎考

史記天官書載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班史同晉書載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隋書載七政星明

其國昌文昌六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此斗魁之載於天官
書及天文志者也又考史記班史俱載奎曰封豕爲溝瀆晉
書載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以
兵禁暴又主溝瀆隋書載奎中星明水大出此奎宿之載於
天官書及天文志者也又考說文解字北斗七星魁方杓曲
魁象首杓象柄故今日崇奉之像左手持斗其體皆方而以
文登上第者俱稱文魁非有取於此歟以各書考之似從魁
爲當

古今詩體

五言古

賦答南軒

宋朱熹晦菴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更妙難名論謂有甯
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干
聖同茲源况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
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泉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
共無斃此語期相敦

賦別晦菴

張栻南軒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
利場縮頸仍包羞卻來卧衡門無愧白日休盡收潮海意仰
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畱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
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石出處甯殊謀南山
對牀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颺颺朝來出別語

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
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輟勉哉共無斃邈矣追前修

城南觀月

張 栻

雲收清風來宇淨寶鑑揭頻年城南遊未有今夜月呼舟泛
微瀾遊魚亦出沒危榭倒影浮倚檻涼入骨舉酒屬西山寒
光動林樾諸君興未已南阜上突兀極目大江流高情更超
越

卷雲亭望雪

張 栻

冬溫氣若蟄元冥未書勳薄雪殿餘臘一夜收楚氛驩忻想
農圃潤澤到蒿芹我亦破曉出喚客來卷雲蒼蒼西山樹棲
此萬鶴羣爽氣入夢眼幽懷愜前聞意到自舉酒語多常論

人薄暮勢未已飛花復續紛還將蕭瑟聲一一付竹君洗醖
且更酌清興未酣醺

朱張祠書懷示同遊

明 王守仁 陽明

林園憩白石好風一時來春陽熙百物欣然得予懷緬思兩
夫子此地相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崇階高情詎今昔物
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爲我諧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
偕吾道有至樂富貴眞浮埃

秋夜同陶仲調宿嶽麓

馮一第 根公

明月發深樹山氣獨清古躡子松閒影徘徊快所吐秋天曠
人思茲游結四五以子客中心憩我廬邊塢以我獨坐情入
子杖履伍皎皎鐘磬內霜光如亭午菊風生露香澹然吟篆

縷戀此終夜清憑樓俯江渚

書院讀斷巖殘句

吳愷去慵

春醉倚巉巖倒松掛飛壁虬影墮寒光古色侵人慄披襟一
登臨苔蘚封斷石隱隱數行字宛如鳥獸蹟闕殘不著代引
泉拭且惜置身太古閒揣摩費搜覓靈氣相往還煙雲護成
竊

嶽麓東西亭二首

國朝羅琦麓西

續紛七十峯蜿蜒面北走到此更融結秀削聳林阜其上畱
古碣赤字山鬼守其下迴文瀾方塘匯十畝羣壑涵飛泉溢
流總兼受滉漾浮嵐光環之以煙柳先生山水樂靈境關心
久蒼茫屯雲煙虛曠滌塵垢無乃浮蓬瀛招我入靈藪溯洄

苦疇昔眾妙忽羣有何須誇大觀雲夢吞八九

嵩高聳太室少室仍奕奕天生不使獨靈區必雙闢朱鳥面
湘江雲麓爲之春東岫舒左翅西嶺垂右翮下注百泉水滢
澈數泐碧一笠編黃茅斑離蝥文石勝境恣幽探煙霞豈云
癖扶輿富靈奇至人信珍惜得一未言足佳趣喜兼獲眼前
具二美心神應共適奇偶理如茲妙諦參大易

雨花臺雙桂

羅瑛石友

山郭恣幽討一徑穿蒼煙巋然古刹高雙桂當門前枝幹何
巖崕上與雲氣連廣蔭五畝外濃香十里前想當植根時陵
谷幾變遷豈無馥郁姿伐性防熬煎托跡在深山永用保天
年感此悟身世安退良爲賢

題望嶽圖弔蔡江門先生

張嶽麓

在地為河嶽於人曰浩然祝融應朱鳥嶽足蟠湘川誰與屹
相向忠烈公一椽公生有明季櫬宿臨銅官閒曹攝驄馬文
職監戈鋌一柱支半壁擐甲相周旋何物暗投賊曉劫公出
關賊本魚遊釜公肯蟻附羶罵賊賊割舌口齧血直濺賊
賊抉目睛墮光自豎斃賊賊剝鼻息盡氣上蟠寸丹格九役
一碧埋重泉荒鴟叫蘿月古鬣霏松煙越今二百載廟食湘
塘邊芬芳被沅澧

宸翰標蘭荃

恭讀 純皇帝御製詩 有沅芷澧蘭芳不歇之句

周生景前烈肅拜公遺

塤登邱見嶽色秀削秋林閒歸寫望嶽圖即誌茲祠前拜公
如拜嶽仰止歌高山望嶽如望公壁立餘衣冠豆俎既不祧

岡阜何由騫展圖動遐矚落筆搖衡巔

咏六朝松

黃維同 笠屨

孤松託層巘枝幹何青青風霜鍊奇骨天地留元精經冬不
改色入春仍向榮豈不懷雨露雨露損堅貞

介烈馮根公墓

張先駿 蘭雲

巍巍蔡司理罵賊身已磔我我馮孝廉罵賊舌亦截乃知道
德交自覺肝膽熱燈火望南阜 江門先生有馬踏夜城望南
阜燈火疑為馮子根公郭子
幼隗讀 書處詩升堂共晨夕一朝妖氛起狐烏滿宮闕力殫睢陽城
舌盡常山血摻牢到草萊書生何偉絕義氣薄風霜孤忠暗
不得生同死亦同咄咄成雙烈我來荒茅閒再拜瞻遺碣隕
然一坏存生氣猶凜冽日暮蕙風生啼鵑自嗚咽

天際嶺

張先駿

四山訕然低一山昂然峙如孟覆几案如祖率孫子上有古
皇洞窅窅窅無底此洞誰漸封寒泉滴山趾躩踞老蛟蟠勢
欲拏雲起往往風雨驟山鬼嘯且跂老人語山靈毋許物怪
徙山靈漫蹶然湮鬱良有以

道鄉臺

湯慶祺 靜安

麓山夫如何一卷摩天闕瀑布生靈籟峭石矗奇骨中有道
鄉臺巋然百餘尺修竹壓層欄碧苔卧殘碣憶昔抗疏時諤
諤恥容悅湘江溯扁舟選勝出僧刹野鶴鶩修翎古樹散清
樾郡守朱晦翁築臺志其迹兩賢今已矣登之儼對越俯聽
來松風下窺鳥飛滅感此懷古人江天墮明月

道鄉臺

孟 彬 絳安

湖光接靈嶽山色橫崔嵬孤臣逐何處終古畱高臺憶昔長
沙道黑夜行江隈波湧搖星辰山鳴走風雷茫然迷所往四
顧空徘徊燈光一炬開山僧幡然來築室與居處頻年風雨
陪朱張為表石忠烈志不灰秋草畱舊憾古木有餘哀斷瓦
浸碧蘚荒碑沒蒼苔我來訪遺踪歛歛空湖洞

榜後偕弟墨林遊嶽麓

鄒之藻 麗堂

麓山亦非高自具高明體麓山亦非卑自具中庸理雲麓焉
得名鬱積見根底靈麓焉得名人傑地亦祉造化生朱張茲
山久相俟道脈山脈間感通原一揆至道亦無名仁誠二者
是隨刊仁於民片石岫嶮跂諫諍仁於君崇臺道鄉峙忠臣

仁於國江門永不死孝子仁於親搏土如陟屺正學此真傳
一誠相終始河嶽與日星不誠無物矣逆旅兩大閒爾我今
來此蟾窟竊天香聯袂非不美讀書豈爲名毋乃昔賢鄙共
矢精進心切劇去塵滓天空秋氣高夕照亂青紫鼓棹返湘
城回頭山尺咫澄懷俯仰間秋月照寒水

七言古

登禹碑亭

馮一第

蒼蒼片石科斗山聖人精神浮波瀾江湘魚龍相往還直走
洞庭據迴援扁舟來此懷地天紅葉時點波中煙暫暫南風
思渺然竹上有雲瀉玉泉上耳下目坦且憩深見昌黎披索
世吟聲飄渺破層嶺眼前遊人自逆順斜暉明月頃爲生仲

紙和墨續茲盟

登祝融峰歌

馮一第

祝融蒼蒼盪雲水細見峰峰波起止恍如秋風吹洞庭嵐氣
綠煙渾相似怪石壘空結碧清氤氳一泉生其裏雲以爲源
作溪流沐日浴月散羣屺我來雨後復登臨此身俯仰何所
比蒙茸搜索古人心始知嶽嶺乃爾爾
上已邀友遊嶽麓用工部嶽麓山道林寺行韻

國朝 唐仲冕 陶山

卧遊行遊虛實殊題牋命儔詩思紆天放新晴照西麓人約
舊雨渡南湖浮洲蘋橋載拳艇懸洞抱黃有煉爐三閭祠前
采芳芷二妃雲外懸明珠牡丹葩後杜鵑發絳桃艷與紫荆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二
俱可惜道林落師象但餘老樹藏鳶鳥百泉軒遠瓣香在四
絕亭荒一筆無急尋赤石倒薤讀徑上丹椒短筇扶東林訪
寺茶正熟北海搽碑莽先誅對江列炬見臺竦講院橫經知
道映名山壇席憑誰主空谷鼓鐘應客呼甚恐猿鶴怨僮俗
敢辭跋涉愛孱軀騁懷如修蘭亭禊愈病更勝輞川圖且免
鷗盟問諾責卻訝鷺語笑羈孤老逐風光愛和暖歸聽前後
歌喁于長記六朝松高古底須秦封五大夫

禹碑

俞超升甫

美哉明德遠亦豈有奇行胼胝蓋前愆疏淪成帝命匪忠無
君孝無親移孝作忠功莫競泥輻山樛周隰原焦勞况瘁益
祇敬金簡玉字元夷傳安瀾遂愜海隅慶申禋祝融勒貞珉

七十七字真奇勁苔封林翳三千年昌黎夢得徒歌詠搜尋
有客何賢良採樵引至讀難竟搨以市厯形模昭鑄諸衡麓
精神逆衡峰之麓枕湘江危巒蒼古復明靚絕壁虬螭肆糾
蟠詭異詎數蜀巖鏡篆蹟儼同謨貢垂瞻拜無復攀蘿病是
乃天地間大文韜隱既久必傳盛不然子一偶得之千秋真
膺胡輝映我今蠟屐秋山高風日晴爽雲煙淨敢將法物空
摩挲聖神偉業根天性

嶽麓前亭

黃文燮理堂

崢嶸兩亭西與東勢不相下爭豪雄崔嵬傑力鼎三足此亭
奕奕當厥中麓山如屏樹如畫到處點綴成佳話何當一覽
靈境全盪我心胸豁眼界往從絕頂俯湘湄捫蘿陟磴形神

疲虬松螭碣連一氣煙光嵐影相迷離先生談經鐘並響天
地古今示諸掌此中空洞千萬涵清曠恰宜此亭敞勝山勝
水總前因倦者不易探清新非遇其人疇挈出搜奇尋異不
嫌頻植基宜固積宜厚大美壯觀得諸久幸與登臨樂哉遊
遺跡朱張古未有

八陣磧

孫葆恬 劭吾

一聲霹靂卧龍起視吳如鼠曹如鬼橫捲胸中十萬兵圖成
八陣填江水蜀江水勢連山奔六十四蕤浮雲屯龍蛇烏虎
變昏晝上構元象通三門木牛流馬世所怪頗疑製作傳非
真此圖妙不關意匠神工聚會由神人出師一表泣帝座真
宰自足維乾坤吁嗟乎五丈原頭大星落一片降旗沈劍閣

火井無光江水寒石不能言風色惡巴船今日下黃牛猶似

沿江鼓鼙作

定王臺懷古

黃理元 中洲

白雲長繞漢宮址定王高臺從此起當年邱壟生菽蒿渭水
湘江隔千里湘南慈竹綠叢叢盡入崇臺望眼中自慙不能
爲孝筍相依長此護青葱臺上思親何日已秋去春來如陟
屺千秋孝思永不磨唐妃程姬幸有子

六朝松

黃理元

嶽山之麓湘之旁屹立松樹蟠青蒼靈根下入蛟龍窟醞釀
元氣涵風霜高枝輪囷逼南斗旁枝曖曖陰連畝月明影作
黑蛟蟠濤飛聲訝蒼螭吼唐槐漢柏相比量閱歷人世經滄

桑盤桓爲話永平事滿袖松花落古香

謁周節愍公祠

郭祖翼 芭泉

陣雲無色鼓聲止
觸髅嗚咽官渡水
裏創百戰氣填膺
卓哉太守真男子
是時闖賊已狼狽
南竄無人飛一矢
湖湘千里如潰瓜
坐看餘燼延邊鄙
炎風六月聲怒號
滿目烽煙空拊髀
相隨部曲感且憤
我輩忍貽太守恥
從而死者二千士
白日慘澹迷荒壘
可憐無地葬衣冠
家在滇南之萬里
沙蟲猿鶴幾變換
百八十載風霆駛
趙侯下車訪遺迹
邑侯趙公瑜修葺其祠
斑血蝕土花紫毅
魄難招楚些歌
壽宮枚卜龜山址
祠爲祀楊龜山先生舊址
公之精誠貫日月
浮名豈必爭青史
闡揚忠烈守土責
况復於公誼桑梓
秋風獵獵颺靈旗
巫歌覲舞邦人喜
天不

祚明實祚公煌煌大節關風紀君不見當時將相半偷生高牙大纛俱荆杞

城南中秋對月

黃維同 笠屨

一聲長嘯秋空碧手揮纖雲歸八極阿誰玉遂倚江濱吹上青天月一輪靈均不作香草歇高樓獨酌邀明月舉杯問月月無言蕭蕭西風吹白髮

袞紫嶺訪馮介烈公故宅

嶺有介烈公祖墳

鄒立煜 鏡湖

袞紫之山白雲浮拗折山溪流復流怪石離離烘落照野犢幽禽相與秋我來根公棲隱處遺迹漫漶名猶留祖宗墟墓疊碑碣牧炊牛礪成荒邱在昔癸未流賊駛綠草湖南赤千里雉城雖固內疊生守吏端須爲國死一代蛾眉未字人故

人鶴遁安所止興劉未遂諸葛心罵賊猶有睢陽齒報君報
友計兩全鬱律丹心照汗史錢吳不死賊手刀愧殺江南老
名士

天心閣望月懷古

張先捷 遂航

我欲聳身凌蒼碧手擎北斗餐瓊液天風助我浮雲開月華
湧出如霜白天心傑閣雄千尺嶽巘摩空沿石磧翩然直上
最高巔憑虛四望惛心魄長沙本多名勝蹟况值月明天宇
闢江光嶽色一齊來樂哉登臨永今夕烏虜噉兮人生不入
清虛府擾擾塵寰究何補巋然此閣自千秋明月相與爲今
古一聲長嘯發浩歌人生行樂復幾何君不見魏武當年空
對酒百萬貔貅困江口又不見坡老黃州赤壁遊至今盛事

傳名流我今渾與天心悟恍惚蓬萊過一度寄語方壺海上
仙好約年年此夜此地話重圓

嶽麓懷古

張澤瓊 石塘

天地蒼茫湘水白嶽雲繚繞攢空碧煙消日出四圍清嶺樹
重遮千嶂脈我來拾級到山巔飛來頑石自年年雲麓宮中
綠陰滿洞真福地無人煙欲尋北海遺碑去雲捲山腰花密
處不是尋常弔古情爲覽千秋名士著前後朱張卓絕才將
軍神勇射蛟臺列炬殘宵悲逐客荒臺憑眺心徘徊隱隱又
見晴嵐羃古簷低覆蒼苔溼翠滴寒侵白鶴泉六朝之松虬
影立眼前奇蹟豁雙眸夏禹功漸十二州寒碑決裂字不朽
當年明德同湘流爲弔孤忠生感慨汨羅江上靈魂在萬古

言不盡
三閭一廟存江蘿澗芷同荒廢懷人覽古契道心匆匆駒隙
惜分陰講堂更有六君子名儒爲我畱規箴與君拜謁前賢
肅薪傳一瓣香馥郁名山壇席正學新化雨春風滿林麓
登谷山
楊世安 巨川

谷山與岳爭空起聳入青天勢未已盤旋鳥道登山尖一碧
遙看洞庭水蒼茫獨立翠微閒此身不信在人寰長嘯一聲
下山去芒鞋帶著白雲還

天心閣看月放歌

教諭 何濬年 叔川

萬古此明月萬古有盈缺今夕何夕此登臨乾坤一色皓如
雪長沙十萬戶戶戶思涼秋秋光不落俗子眼多向高人逸
士酒杯閒處畱天心高閣浮雲齊浮雲淨掃天可梯躡虛欲

挾飛仙去一聲長嘯千山低西麓嶺東湘湄北洞庭南朱離
朱張壇席此位置屈賈詞賦何淋漓馬冢三千三百六十七
爭及理靈一坏碧血融香泥山川得人增色象月爲昔賢畱
清輝嗚乎嘻清味少人知月到天心處奇景豁雙眸高詠驚
人句三十六灣灣灣有月臨七十二峰峰峰有月渡水有岸
遮山有樹眼光曾不逾尺步何如振策直到城南最高處

謁游清姑墓

事載列女門

湯畢魁 葬卿

誰能處士建義旗託孤寄命完國基家道安危亦如此區區
女子何足爲不圖乃見清姑節爲巾幗中樹一奇游氏祚衰
門閭圯遺孤視息同螻蟻妾身他有歸無母竟何恃黃口難
飽饑况復豺狼側目相窺視吁造化兒無爲主拚身終爲游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氏女明之長姊代母翼之成姊代父海枯石爛心不腐女媧
竟將天缺補棣棠花萼春風妍姑心始釋謝九泉從茲長齋
繡佛前閉樓風雨終餘年君不見荒冢纍纍是處有可憐美
人爲黃土獨有清操勁節永不朽

廖節婦

事載列女門

舒佐堯

棠皆

麓山鬱鬱排楓林中有比翼和鳴禽雙栖一歲恩義重蒼松
翠柏堅同心一朝湘甸走青犢百丈丹烽耀空谷刀光潑雪
賊人門複壁潛身不敢哭縛夫馬背駢使行折散文鴛成別
鵠賊退夫不歸妾存心更悲破巢孤燕兩嗚咽玉釵墮地驚
分飛癡心望合樂昌鏡柏舟矢效共姜咏人言都不諒兒心
妾志終能回母命灑涕別父母斂容拜姑嫜姑嫜有子被賊

掠新婦幸在無悲傷入室理鍼綫升堂薦羹湯銀瓶水凍曉
行汲羅袂露冷宵焚香妾身勤勞妾不恤但祝夫壻早還鄉
兵塵瀆洞音書絕啼襟紅透愁鵲血遠道無由問死生寒閨
獨遣傷離別年年風雨望夫山夢裏金雞竟不還已分他鄉
埋白骨旋憂劫運妒紅顏紅顏顛頓身如玉重圍不藉香泉
浴從容白鍊鎖空梁鬼矚幽窗燈影綠陰風捲起戰場沙一
路離魂逐暮笳飲恨未甘歸地下覓夫應識到天涯吁嗟苦
節無人表空見孤墳鋪碧草泣露啼煙已十年王孫消息依
然杳年來我向嶽山棲麓雪湘雲舊憾迷賸有幽崖女貞木
月明愁聽夜烏啼

五言律

弔屈原

宋 司馬光

白玉徒為潔幽蘭未謂芳窮羞事令尹疏不怨懷王冤骨消
寒渚忠魂失舊鄉空餘楚詞在猶與日爭光

城南晚步

張 栻

春日煙沙岸禪房風竹窗有時傾綠酒隨處見清江世路紛
多轍吾生老此邦千林看不盡白鳥去雙雙

前此看花地重來對落暉雨餘山着色沙沒水初肥寒日家
家出殘紅樹樹飛還同二三子及此詠而歸

舟發長沙

明 薛 瑄

已覺長沙北猶瞻嶽麓西天浮湘水闊樹入楚山低岸芷餘
香草叢篁染舊曉昔賢遊覽地我亦為畱題

朱張祠

吳 愉 去佛

新聲發黃鳥古道照危岑結想山河邈浮光草木深石巉空
欲語雲岫澹無心定入如相遇希微未可尋

洞庭湖

吳甯諮 采夫

浩浩洞庭水清虛正素秋光涵南極動波挾大江流擊楫乘
風渡浮槎近日遊如何收釣叟猶繫一孤舟

謁朱張二先生祠

知府 堵允錫

猶見先生宇崑然古刹前勿深同異辨翻藉磬鐘緣棟落陰
晴雨叢飛晝夜泉相期今在昔吾道豈終湮

李北海碑

國朝 秦文超 偉士

劫火頻臨後殘碑苔蘚斑精靈存片石元氣在名山三日卧

其下千秋峙此閒猶餘十七字流落到塵寰

舟發湘城

郭峻 昆甫

江色明如練微雲澹遠空懸崖晴帶雨行棹水生風岸草和
煙綠山花綴雨紅夕陽波浩浩飛鳥自西東

入淥口

張星煥 掖川

灘聲聞十里到處石巉巖湍急頻添纜風平不挂帆村煙連
市井人語響松杉幾日同觀海樓臺日影銜

愛曉亭

郭祖翼

絕壑蒼煙鎖孤亭夕照開欄危全倚石樹古半生苔流水潺
潺去春雲冉冉來題名多漫漶把酒一徘徊

登天心閣

孟彬

片雲生日腳一閣峙天心欲遂遊春興相將挈伴臨新藍侵
古甃遠翠接遙岑山鳥知人意時來報好音

謁鄉賢羅慎齋墓

湯畢魁

大雅久不作杉菴無復春鴻臚新著述馬帳舊精神苔蘚千
年碣松楸一代人名山壇席裏籠鶴問誰馴

仙女山

張拱辰 植吾

天外孤峰削雲霓布綺羅靈傳仙女下秀壓楚山多春睡花
簪蝶秋妝髻點螺登臨名士酒圖畫美人蛾遠岫風旗立迴
塘水鏡磨會當登絕頂枕石數江河

桃花洞

張拱辰

別有桃源境桃花又得名空山原是色流水豈無情洞雨羣

峰暗江霞萬壑明地環盤谷靜溪泛武陵清晉魏田園在義
皇歲月更尋源何處是古寺暮煙橫

七言律

九日登嶽

學使 錢 灃 南園

雨歇江平政亦閒相尋故事一登山紅萸黃菊有深味碧障
丹崖俱淨顏北海碑看落照裏南軒座接清風閒歸歟且住
窮幽興細數林鴉幾隊還

秋日祭江神廟禮畢登樓眺遠

臬司 周人驥

浩蕩平沙認橘洲香煙焚罷快登樓三閩人去空江冷八月
霜前落鴈秋檻外蒲帆趨遠勢雲中煙樹鎖深愁相傳此是
神仙窟巨浪排空天地浮

登嶽麓冒雨尋禹碑步堯農韻

藩司 萬貢珍 荔門

穹碑說在最高層約伴幽尋試一登五百年來樂可數三千
載後讀猶能舊遊競欲傾新葢仄徑無由覓古藤急雨瀟瀟
紅葉暮注坡餘勇更誰曾

畱別嶽城書院士子

巡撫 吳榮光 荷屋

且住爲佳又七旬今朝方悟別離身我如雲雁飛將倦誰惜
泥鴻迹未湮棠蒂黍芄新傳舍袍同簪盍舊根塵近堂制軍 餘山中丞
春帆學使竹泉 方伯皆舊雨也 戟轅自問曾何補已歷星沙五度春

水壺慚愧說清高半載旬宣即建旄除惡敢云稂莠盡掃氛
重記鼓鼙勞江華武岡兩役豈能要結千人譽只念艱難百姓膏乙
歲蘊隆辛歲潦至今魂夢尚驚號

校經遙溯歲昭陽坐有人師此講堂

坦齋蒞農兩院長

奧衍總期探

無鄭精微應共守朱張一區福地鄉嬛貴千古騷才草木良

他日扶輪多大雅斲輪曾否記吳剛

此去扁舟一放歌身名俯仰待如何明明嶽有靈常鑒渺渺

湖方靜不波九郡撫綏臣力竭一官畱戀

聖恩多江關回首懷湘夢願見年豐萬眾和

酬蔡江門先生

黃學和 二調

嶽靈江水足千秋此地微公孰與侔特為大湖開面目閒從

遺簡見風流論交誼重雲天薄不朽勳同帶礪畱自笑小詩

真贍語潭洲萬戶有清謳

嶽麓寺

吳愷

光風澹宕嶽嵐新結勝來探古寺春林靜好音傳翠羽樹深

老衲坐雲茵眼前古木參禪偈象外功名入世因更欲尋芳

最高處證明峰際未來身

讀馮根公卻聘書

李文焰 朗軒

封豕長蛇滿域中鳳麟何地可潛踪出師表奏風雲變正氣

歌傳霾霧空墨瀋淋漓成碧血筆芒刻削敵霜鋒冠裳鼎鑊

皆塵土畱得遺篇喚曠聾

嶽麓寺

孫先振 岳庭

碧蘚蒼苔路幾重禪關終日白雲封定中老衲鬢眉古春盡

深山草木濃百丈寒流朝洗鉢數聲空翠晚鳴鐘六朝風景

都岑寂賸有巖前一樹松

抱黃洞

孫先振

幾度雲峰策杖過傳聞遺蛻此山阿
虛壇晝靜鳴樅檜古洞
春深長薜蘿千歲猿猴緣樹上一羣
麋鹿出山多丹池藥鼎
今陳迹笙鶴飄飄竟若何

題宮保陶雲汀

賀長齡 耨耕

御書印心石屋圖

莫江灑灑毓奇英吉印天然石獻禎
萬里風雲藏白屋一朝
魚水寫丹誠即看奎壁

天章煥應識縹緗世業精門外汴灘流未已年年如和讀書聲

賈太傅祠

賀長齡

遷謫南來意未平猶餘祠宇鎮孤城
苔深古井秋無色鳥宿

寒林夜有聲宣室空勞問神鬼才人何必到公卿
投書不盡江流恨一讀遺文一愴情

屈子祠

賀熙齡 蔗農

招魂何處草芊芊紺壁峻嶒一抹烟
千古不流湘水恨孤燈
愁讀楚騷篇此身報國空懷石無計
回君祇問天澤上漁翁
猶在否願隨鼓枻五湖邊

謁蔡忠烈公墓

郭尊鏊 芸廬

貔貅力竭賸孤城棟折徒勞赤手擎
事後英魂傷碧草身前
遺恨戀蒼生縱教峻節輝金簡何處
排雲叩玉京古木纍纍
依墓側秋來時作戰場聲

道鄉臺弔古

張陳錫 葯房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搜鱗獲戾竄南陲寂寞荒臺數尺基千里雲山投宿夜一舟
風雨渡江時心存愛國流荒徼官到窮途少故知何用更尋
方外客閒林狐兔久相疑

贈嶽麓寺僧

孟衢光 梅溪

帶雲披得舊袈裟偶息長松便是家挂錫幾年棲嶽麓乘舟
一日渡湘涯明心何寺閒無月養性沿階悉種花試聽談經
清妙處天香吹入晚風斜

壬子避寇田心橋

孟彬

幽居漫啟白雲扉門對諸峰鎖翠微我讀花閒香到字人來
竹外翠侵衣乾坤棋局閒中閱身世萍踪倦後歸最好田心
橋上立新茶當酒對斜暉

三閭大夫

鄒本然 心田

行吟江畔雨迷離三載纍臣放逐時志潔莫回庸主悟才高
爭啟上官訾騷情日月懷沙賦香草湘沅故國思千載孤忠
寄流水女蘿薜荔綠參差

賈太傅

鄒本然

濯錦坊頭屋數椽當年古井尚依然江城此地隆祠宇宣室
何人侍講筵湘水賦成秋夜月麓峰雲蔽夕陽天治安年少
空陳策未許才名一代傳

過賈太傅宅

龔堃 載堂

洛陽才子漢賢臣遷謫長沙此寄身未肯懿親疏絳灌空懷
積弊草周秦梧桐葉落荒庭晚橘柚風香故宅春清冽寒泉

遺井在我行心惻碧湘濱

賈太傅祠

張先駿

薛篆苔封太傅祠三年賦鵬此棲遲石牀斜倚秋林外古井
寒深暮雨時可許治安恢漢室不教鸞鳳弔湘纍忠魂未逐
咸陽去應與靈均賦芷離

謁蔡忠烈公墓

張先駿

獨據危城力已殫山河滿目曉星殘風塵久墮蒼生淚刀鑊
難摧志士肝幾樹松杉祠貌古千秋煙月墓門寒霜林不似
尋常葉猶是丹心一片丹

嶽麓書院

郭祖翼

赫曦終古屹崔嵬四座弦歌講幄開喬木百年思宿彥名山

一代養奇才雲端梵唄隨風落檻外泉聲繞竹來惆悵殘碑

興廢局淵源誰溯道鄉臺

唐鏡海先生還江甯主講

孫鼎臣 芝芳

詔促蒲輪覲

紫宸陳情堅乞鏡湖春溫公入洛兒童喜安定還吳弟子親四
海淵源知正學三朝出處見完人執經未遂擔簦去滄海何
年卻問津

夏日登拱極樓

譚國光 玉樵

石橋沙路柳陰通館闢招涼六月中山翠壓船溪過雨檻紅
搖水閣來風詩情自古畱洲渚秋意先人到橘桐畫裏江城
添箇我盟鷗長作老漁翁

南城晚眺

譚國光

涼颺助我小登臨萬戶長沙水一潯遠樹日沈鴉墨淡野花
霜醉雁紅深滄桑城郭留忠骨風月江山付醉吟放眼潭洲
添感慨是誰憂樂更關心

五言絕句

馬踏夜城望南郊燈火懷馮郭二子

蔡道憲 江門

好月霜難下高城獨馬看遙憐山影外在剔燈寒

宿麓山

吳道行 見可

繫舟楊柳岸醉眠楊柳煙朦朧看新月疑是晚霞天

瀟湘夜雨

吳道行

漏落重門寂碧浸千山影何處空濛聲浙浙敲人醒

洞庭秋月

吳道行

露白金波淨空青玉鏡行君山最縹緲看作片雲生

晚泊湘江

張九思 聿修

晴空無片雲平江淨如練暮藹浮林端圓月光相眷

登妙高峰

彭家真 紹西

野寺真清古幽香撲鼻來山空煙樹合澗走石雲開

嶽麓雜詠

張士第 雲峯

削綠為嶽屏分流作洲渚天意小江城位置亦如許

一水發桐源到此兩壇席瀟湘洙泗風千載印心迹

松泉碣石閒信足到太古眉頭過白龍雲霧恣吞吐

峭石倚巉巖暝煙生絕壑行人山下行寒翠半空落

洪恩寺望月

黃德聰 聽彝

一陣松濤起臨風上翠微湘江明月裏人共白雲歸

蘭澗

張先駿

徑僻一泉繞山幽百草芳前賢多咳唾併作畹蘭香

麓山晚眺

張先翼 霖村

山吞紅日去燦爛一天霞詎道秋容淡疏林月又華

乘興陟危峰煙林俯萬重蒼茫歸路晚人在白雲中

七言絕句

城南卽事

張 枳

活泉細引忽盈溝自遶書齋灑灑流添得眼前無限思石橋

竹塢共清幽

一春風雨水平湖更覺湖心月榭孤坐看百花開落遍依然

山色對清廬

城南書院雜詠

張 枳

新竹成林蕉葉清隔離深處有蟬鳴晚涼更覺長隄靜坐對

荷花待月明

曉來天氣更清新獨倚闌干正暮春花落花開鶯自語東風

吹水細鱗鱗

疏竹蕭蕭正雨聲眼中日影又還晴鈎窗夜坐夏將半荷葉

已香湖水清

睡覺西山月正平荷風不斷曉涼生園中雙鶴知人意已作

金風警露聲

階前樹影開還合葉底蟬聲短復長睡起更衣茶味永客來
聊共竹風涼

移得幽蘭幾本來竹籬深處費栽培芬芳不必紉爲佩月白
風清取次開

莫道閒中一事無閒中事業有工夫閉門清晝讀書罷掃地
焚香到日晡

亭畔薰風盡日涼來從水面過新篁悠然但覺盈襟抱千古
虞絃意未央

朝陽初上藕花香下馬虛亭一味涼山鳥自呼魚自樂誰云
身世可相忘

西風夜半摧炎暑曉看雲橫天際秋時序轉移皆妙理惟應

及早戒衣裘

尊經閣

吳愉

名山樓閣蔽松檮此日誰人問六經盡日水聲山色裏芸香
帶草逼人青

詠歸橋

吳傲

淅瀝長堤古澗聲徜徉獨有野花迎當年歸咏人何處依舊
春風自在生

初至長沙言懷兼示所屬

四首 知府 呂肅高

一麾憶昔守廬陵

余初守江西吉安

察吏安民兩未能今日

溫綸重拜命盟心惟有一壺冰

朗誦湘亭諭屬詩西山模範是吾師終身何敢忘三字暗室

還須憶四知

讀法何妨複且詳奸頑消盡化醅良吉來忠孝平常事做得
平常即異常

愁看赤子試桁楊心主哀矜刑主祥敢說求生生不得自誇
折獄片言良

巡行長沙各屬言懷 四首

呂肅高

有脚春能徧也無敢云卧閣惜勞軀隨車不用祈甘雨自有
清風早戒途

歲登大有樂堯天鷄犬無驚夜穩眠倉廩既充還欲散萬家
蔀屋接炊煙

鼠牙雀角計爭差勝負臨時盡悔嗟何似大田同婦子常將

本分作生涯

自愧才非修史人心同筆直誓明神傳疑傳信千秋事添得

湖山景色新 修郡志告成

登樓望嶽

王愈哲 仲明

咫尺名巒講席崇湘江隔岸仰清風由來勝蹟千年在收入
南樓一望中

過昭山

宋 燦 雲階

江湖淼淼曲成灣一棹嘔啞遞往還添得雲林新畫本綠煙
紅雨過昭山

道鄉臺懷古

俞 儀 兼廩

道鄉臺上一長吟風雨迷離夜渡深非是山僧能列炬當時

直道在人心

天心閣眺望

俞儀

樓高渾似踏虛空四面雲山屏障同指點潭州好風景萬家

煙雨書圖中

愛晚亭

俞敬枝 朗垣

白雲深處隔塵凡流水潺潺轉翠巖橋畔詠歸山響答柳塘

陰靄燕呢喃

西山先生祠

張先駿

斜日荒烟認古祠何人不讀論僚詩流風此後誰興起湘水

重摩德政碑

定王臺故址

張先駿

思親曾閱幾春秋人去臺空迹尚留楚館秦樓隨處是居人

猶自說荒邱

送唐鏡海先生

十首存二 咸豐元年奉

諭同江南主講書院

湘鄉曾國藩 滌生

十年高卧大江隈萬里蒲輪驛使催京國諸儒齊額手温公

新自洛陽來

金殿從容道古今高言字字印

天心鐘聲送出東華路已報槐階轉午陰

善化縣志卷之三十二終

